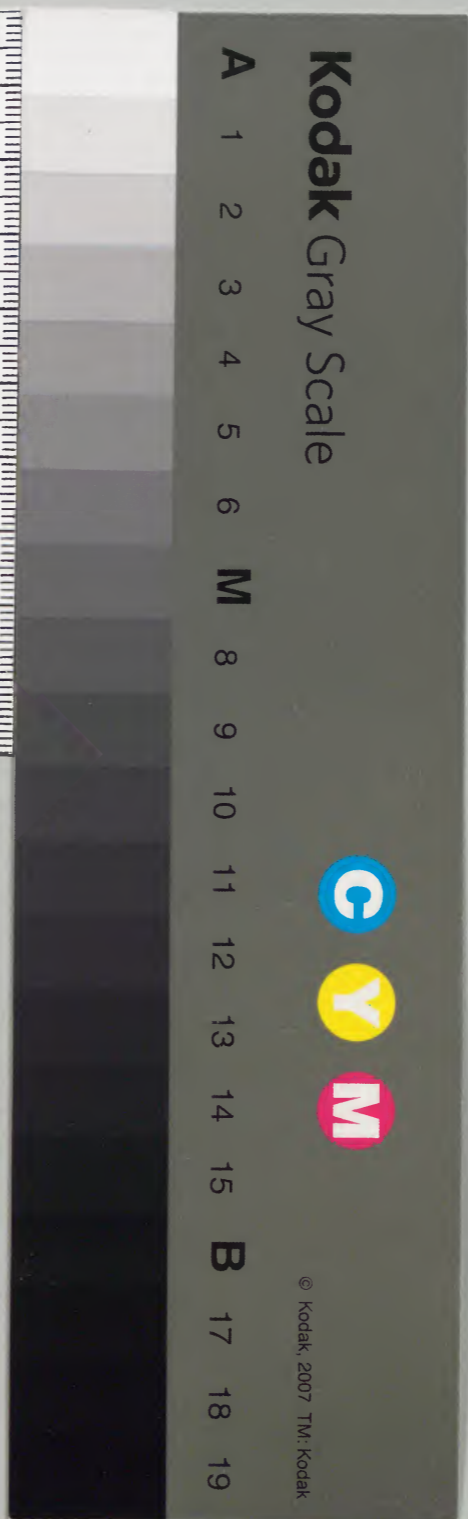


宋書

卷八十七之二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6	
冊數	500 (123)		
函號	別	10	1



宋書卷七十七

列傳第三十七

淺草文庫

梁沈約

撰

柳元景

顏師伯

沈慶之

柳元景字孝仁河東解人也曾祖卓自本郡遷於襄陽
官至汝南太守祖恬西河太守父憑馮翊太守元景少
便弓馬數隨父伐蠻以勇稱寡言有器質荊州刺史謝
晦聞其名要之未及往而晦敗雍州刺史劉道產深愛

再應于五年重修

宋書卷七十七

列傳

一

其能元景時居父憂未得加命會荊州刺史江夏王義恭召之道產謂曰父見屈今貴王有召難輒相留乘意以爲惘惘服闋補江夏王國中軍將軍遷殿中將軍復爲義恭司空行參軍隨府轉司徒太尉城局參軍太祖見又嘉之先是劉道產在雍州有惠化遠蠻悉歸懷皆出緣沔爲村落戶口殷盛及道產死羣蠻大爲寇暴世祖西鎮襄陽義恭以元景爲將帥卽以爲廣威將軍隨郡太守旣至而蠻斷驛道欲來攻郡內少糧器械又乏元景設方略得六七百人分五百人屯驛道或曰蠻將逼城不宜分衆元景曰蠻聞郡遣重戍豈悟城內兵

少且表裏合攻於計爲長會蠻垂至乃使驛道爲備潛出其後戒曰火舉馳進前後俱發蠻衆驚擾投鄖水死者千餘人斬獲數百郡境肅然無復寇抄朱脩之討蠻元景又與之俱後又副沈慶之征鄖山進克太陽除世祖安北府中兵參軍隨王誕鎮襄陽爲後軍中兵參軍及朝廷大舉北討使諸鎮各出軍二十七年八月誕遣振威將軍尹顯祖出贛谷奮武將軍魯方平建武將軍薛安都略陽太守龐法起入盧氏廣威將軍田義仁入魯陽加元景建威將軍總統羣帥後軍外兵參軍龐季明年已七十三秦之冠族羌人多附之求人長安招懷

關陝乃自貲谷人盧氏盧氏人趙難納之弘農強門先
有內附意故委李明投之十月魯方平薛安都龐法起
進次白亭時元景猶未發法起率方平安都諸軍前入
自脩陽亭出熊耳山李明進達高門木城值永昌王入
弘農乃回還盧氏據險自固頃之招盧氏少年進入宜
陽苟公谷以扇動義心元景以其月率軍繼進閏月法
起安都方平諸軍入盧氏斬縣令李封以趙難爲盧氏
令加奮武將軍難驅率義徒以爲衆軍鄉導法起等度
鐵嶺山次開方口李明出自木城與法起相會元景大
軍次曰口以前鋒深入懸軍無繼馳遣尹顯祖入盧氏
以爲軍援元景以軍食不足難可曠日遲久乃束馬懸
車引軍上一百丈崖出溫谷以入盧氏法起諸軍進次方
伯自去弘農城五里賊遣兵二千餘人覘候法起縱兵
夾射之賊騎退走諸軍造攻具進兵城下僞弘農太守
李初古拔嬰城自固法起安都方平諸軍鼓譟以陵城
李明趙難並率義徒相繼而進衝車四臨數道俱攻士
皆殊死戰莫不奮勇爭先時初古拔父子據南門督其
處距戰弘農人之在城內者三千餘人於北樓豎白幡
或射無金箭安都軍副譚金薛係孝率衆先登生禽李
初古拔父子二人魯方平入南門生禽僞郡丞百姓皆

安堵元景引軍度熊耳山安都頓軍弘農法起進據
關李明率方平趙難軍向陝西七里谷殿中將軍鄧
幢主劉驂亂使人入荒田招宜陽人劉寬糾率合義徒
二千餘人共攻金門鴈屠之殺戍主李買得古拔子也
爲虜永昌王長史勇冠戎類永昌聞其死若失左右手
誕又遣長流行參軍姚範領三千人向弘農受元景節
度十一月元景率衆至弘農營於開方口仍以元景爲
弘農太守置吏佐初安都留屯弘農而諸軍已進陝元
景既到謂安都曰無爲坐守空城而令龐公深入此非
計也宜急進軍可與顯祖并兵就之吾須督祖畢尋後
引也衆並造陝下卽入郭城列營於城內以逼之並大
造攻具賊城臨河爲固恃險自守李明安都方平顯祖
趙難諸軍頻三攻未拔虜洛州刺史地河公張是提衆
二萬度嶺來救安都方平各列陣城南以待之顯祖勒
精卒以爲後柱李明率高明宣陽義兵當南門而陣趙
難領盧氏樂從少年與李明爲犄角賊兵大合輕騎挑
戰安都瞋目橫矛單騎突陣四向奮擊左右皆辟易不
能當殺傷不可勝數於是衆軍並鼓噪俱前士皆殊死
戰虜初縱突騎衆軍憲之安都怒甚乃脫堯整解所帶
鎧鎗著絳衲兩當衫馬亦去具裝馳奔以入賊陣猛氣

咆嘯所向無前當其鋒者無不應刃而倒賊忿之夾射不能中如是者數四每一入衆無不被靡初元景令將魯元保守函谷關賊衆既盛元保不能自固乃率所領作函箱障多列旗幟緣險而還正會安都諸軍與賊交戰二虜郎將見元保軍從山下以爲元景大衆至日且暮賊於是奔退騎多得入城賊之將至也方平遣驛騎告元景時軍糧盡各餘數日食元景方督義租并上驢馬以爲運糧之計而方平信至元景遣軍副柳元怙簡步騎二千以赴陝急卷甲兼行一宿而至詰朝賊衆又出列陳於城外方平諸軍並成列安都并領馬軍方平悉勒步卒左右犄角之餘諸義軍並於城西南列陳方平謂安都曰今勅敵在前堅城在後是吾取死之日卿若不進我當斬卿我若不進卿當斬我也安都曰善卿言是也我豈惜身命乎遂合戰時元怙方至悉偃旗鼓士馬皆銜枚潛師伏甲而進賊未之覺也方平等方與虜交鋒而元怙勒衆從城南出函道直出北向結陳旌旗甚盛鼓譟而前出賊不意虜衆大駭元怙與幢主宗越率手下猛騎以衝賊陳一軍皆馳之安都方平等督諸軍一時齊奮士卒無不用命安都其憤橫矛直前出入賊陳殺傷者甚多流血凝肘矛折易之復入軍

副譚金率騎從而奔之自詰旦而戰至于日昃虜衆大潰斬張是提又斬三千餘級投河赴壑死者甚衆面縛軍門者二千餘人元景輕騎晨至虜兵之面縛者多河內人元景詰之曰汝等怨王澤不浹請命無所今竝爲虜盡方便是本無善心順附者存極從惡者誅滅欲知王師正如此爾皆曰虐虜元驅後出赤族以騎躡步未戰先死此親將軍所見非敢背中國也諸將欲盡殺之元景以爲不可曰今王旗北掃當令仁聲先路乃悉釋而遣之家在關裏者符守關諸軍聽出皆稱萬歲而去延以晴陝既定其地宜撫以弘農劉寬虬行東弘農太守給元景鼓吹一部法起率衆次于潼關先是建義將軍華山太守劉槐糾合義兵攻關城拔之力少不固項之又集衆以應王師法起次潼關槐亦至賊關城戍主婁須望旗奔潰虜衆溺於河者甚衆法起與槐卽據潼關虜蒲城鎮遣僞帥何難於封陵自列三營以擬法起法起長驅入關行王檀故壘虜謂直向長安何難率衆欲濟河以截軍後法起回軍臨河縱兵射之賊退散關中諸義徒並處處鋒起四山羌胡咸皆請奮誕又遣陽武將軍康元撫領二千人出上洛受元景節度授方平於函谷元景去賊衆向關時軍中食盡元景回據白楊

嶺賊定未至更下山進弘農入湖關口虜蒲阪戍主沃
州刺史杜道生率衆二萬至閬鄉水去湖關一百二十
里元景募精勇一千人夜斫賊營迷失道天曉而反道
生率手下驍銳縱兵射之鋒刃旣交虜又奔散時北討
諸軍王玄謨等敗退虜遂深入太祖以元景不宜獨進
且令班師元景乃率諸將自湖關度白楊嶺出于長洲
安都斷後宗越副之法起自潼關向商城與元景會季
明亦從胡谷南歸竝有功而入士馬旌旗甚盛誕登城
望之以鞍下馬迎元景除寧朔將軍京兆廣平二郡太
守於樊城立府舍率所領居之統行北蠻事龐季明爲
定營長薛安都爲後軍行參軍魯方平爲寧蠻參軍城
質爲雍州除元景爲冠軍司馬襄陽太守將軍如故魯
爽向虎牢復使元景率安都等北出至關城關城棄戍
走卽據之元景至洪關欲進與安都濟河攻杜道生於
蒲阪會爽退復還再出北討威著於境外又使率所領
進西陽會伐五水蠻世祖入討元凶以爲諮議參軍領
中兵加冠軍將軍太守如故配萬人爲前鋒宗慤薛安
都等十三軍皆隸焉元景與朝士書曰國禍寃深凶人
肆逆民神崩潰若無天地南中郎親率義師剪討元惡
司徒藏冠軍竝同大舉舳艫千里購賞之利備之元景

不武豈任行間總勒精勇先鋒道路勢乘上流衆兼百
倍諸賢齊世忠義身爲國良皆受遇先朝荷榮日久而
拘逼寇廷莫由申効想聞今問悲慶兼常大行屈道廓
清惟始企遲面對展雪哀情時義軍船率小陋慮水戰
不敵至蕪湖元景大喜倍道兼行聞石頭出戰艦乃於
江寧步上於板橋立柵以自固進據陰山遣薛安都率
馬軍至南岸元景潛至新亭依山建壘東西據險世祖
復遣龍驤將軍行參軍程天祚率衆赴之天祚又於東
南據高丘屯若柵凡歸順來奔者皆勸元景速進元景
曰不然理順難恃同惡相濟輕進無防實啓寇心當俟
我之不可勝豈幸寇之不攻哉元景營壘未立爲龍驤
將軍詹叔兒覘知之勸劭出戰不許經日乃水陸出軍
劭自登朱雀門督戰軍至瓦官寺與義軍游邏相逢游
邏退走賊遂薄壘劭以元景壘塹未立可得平地決戰
旣至柴柵已堅倉卒無攻具便使肉薄攻之元景宿令
軍中曰鼓繁氣易衰叫數力易竭但各銜枚疾戰一聽
吾營鼓音賊步將魯秀王羅漢劉簡之騎將常伯與等
及其士卒皆殊死戰劉簡之先攻西南頻得燒草筋略
渡人程天祚柴未立亦爲所摧王羅漢等攻壘北門賊
艦亦至元景水陸受敵意氣彌彊麾下勇士悉遣出戰

左右唯留數人宣傳分軍助程天祚天祚還得固築因此破賊元景察賊衰竭乃命開壘鼓譟以奔之賊衆大潰赴淮死者甚多劭更率餘衆自來攻壘復大破之其所殺傷過於前戰劭手斬退者不能禁奔還宮僅以身免蕭斌被劊簡之收兵而止陳猶未散元景復出薄之乃走競投死馬澗澗爲之滿斬簡之及軍主姚叔藝王江寶朱明智諸葛邈之等水軍主褚湛之副劉道存竝來歸順上至新亭卽位以元景爲侍中領左衛將軍轉使持節監畿梁南北秦四州荊州之竟陵隨三郡諸軍事前將軍領蠻校尉離州刺史上在巴口問元景事平何所欲對曰若有過恩願還鄉里故有此授初臧質起義以南譙王義宣闇弱易制欲相推奉潛報元景使率所領西還元景卽以質書呈世祖詔其使曰臧冠軍當是未知殿下義舉爾方應伐逆不容西還質以此恨之及元景爲離州刺史質慮其爲荊州後患建議爪牙不宜遠出上重違其言更以元景爲護軍將軍領石頭戍事不拜徙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出江縣公食邑三千戶孝建元年正月魯爽反遣左衛將軍王玄暮討之加元景撫軍假節置佐後玄暮復以爲都督離梁南北秦四州荊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撫軍將軍領寧蠻校

尉雖州刺史持節如故臧質義宣竝反玄暮南據梁山
夾江爲壘垣護之薛安都渡據歷陽元景出屯采石玄
暮聞賊盛遣司馬管法濟求益兵上使元景進屯姑熟
元景使將武念前進質遣將龐法起襲姑熟值念至擊
破之法起單船走質攻陷玄暮西壘玄暮使垣護之告
元景曰今餘東岸萬人賊軍數倍強弱不敵謂宜還就
節下協力當之元景謂護之曰師有常刑不可先退賊
衆雖多猜而不整今當卷甲赴之護之曰逆徒皆云南
州三萬人而麾下裁十分之一若往造賊虛實立見則
賊氣成矣元景納其言悉遣精兵助玄暮以羸弱居守
所遣軍多張旗幟梁山望之如數萬人皆曰京師兵采
至於是克捷上遣丹陽尹顏竣宣旨慰勞與沈慶之俱
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封晉安郡公邑如故先固讓開
府儀同復爲領軍太子詹事加侍中尋轉驃騎將軍本
州大中正領軍侍中如故大明二年復加開府儀同三
司又固讓明年遷尚書令太子詹事侍中中正如故以
封在嶺南秋輸艱遠改封巴東郡公五年又命左光祿
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令中正如故又讓開府乃與
沈慶之俱領晉密陵侯鄭表不受司空故事事在慶之
傳六年進司空侍中令中正如故又固讓乃授侍中驃

騎將軍南兖州刺史留衛京師世祖晏駕與太宰江夏王義恭尚書僕射顏師伯並受遺詔輔幼主遷尚書令領丹陽尹侍中將軍如故給班劍二十人固辭班劍元景起自將帥及當朝理務雖非所長而有弘雅之美時在朝勳要多事產業唯元景獨無所營南岸有數十畝菜園守園人賣得錢二萬送還宅元景曰我立此園種菜以供家中啖爾乃復賣菜以取錢奪百姓之利邪以錢乞守園人世祖嚴暴異常元景雖荷寵遇恒慮及禍太宰江夏王義恭及諸大臣莫不重足屏氣未嘗敢私往來世祖崩義恭元景等並相謂曰今日始免橫死義恭與義陽等諸王元景與顏師伯等常相馳逐聲樂酣酒以夜繼晝前廢帝少有凶德內不能平殺戴法興後悖情轉露義恭元景等憂懼無計乃與師伯等謀廢帝立義恭日夜聚謀而持疑不能速決永光年夏元景遷使持節督南豫之宣城諸軍事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侍中如故未拜發覺帝親率宿衛兵自出討之先稱詔召元景左右奔告兵刃非常元景知禍至整朝服乘車應召出門庭弟車騎司馬叔仁戎服率左右壯士數十人欲拒命元景苦禁之既出巷軍士大至下車受戮容色恬然時年六十長子慶宗有幹力而情

性不倫世祖使元景送還襄陽於道中賜死次子嗣宗
豫章王子尚車騎從事中郎嗣宗弟紹宗共宗孝宗文
宗仲宗成宗季宗叔仁弟衛軍諮議參軍僧珍等諸弟
姪在京邑及襄陽從死者數十人元景少子承及嗣宗
子纂竝在孕獲全太宗卽位令曰故侍中尚書令驃騎
大將軍巴東郡開國公新除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
史元景風度弘簡體局深沈正義亮時恭素範物幽明
道盡則首贊孝圖盛運開曆則毗燮皇化方任李漢輔
業懋殷衡而蜂豺肆濫顯加禍毒寃動勳烈悲深朝貫
朕承七廟之靈哀臨寤業情典旣申痛悼彌軫宜崇賞

徽冊以旌忠懿可追贈使持節都督南豫江三州諸軍
事太尉侍中刺史國公如故給班劔三十人羽葆鼓吹
一節諡曰忠烈公叔仁爲梁州刺史黃門郎以破賊實
功封宜陽侯食邑八百戶元景從兄元怙大明末代叔
仁爲梁州與晉安王子勳同逆事敗歸降元景從父弟
先宗大明初爲竟陵王誕司空參軍誕作亂殺之追贈
黃門侍郎元景從祖弟光世先留鄉里索虜以爲折衝
將軍河北太守封西陵男光世姊夫僞司徒崔浩虜之
相也元嘉二十七年虜主拓跋燾南寇汝穎浩密有異
圖光世要河北義士爲浩應浩謀泄被誅河東大姓坐

連謀夷滅者甚衆光世南奔得免太祖以爲振武將軍
前廢帝景和中左將軍直閣太宗定亂光世參謀以爲
右衛將軍封開國縣侯食邑千戶旣而四方反叛同閭
宗越譚金又誅光世乃北奔薛安都安都使守下邳城
及安都招引索虜光世率衆歸降太宗宥之以爲順陽
太守子欣尉謀反光世賜死

顏師伯字長淵琅邪臨沂人東揚州刺史竣族兄也父
邵剛正有局力爲謝晦所知晦爲領軍以爲司馬廢立
之際與之參謀晦鎮江陵請爲咨議參軍領錄事軍府
之務悉委焉邵慮晦將有禍求爲竟陵太守未及之

值晦見討晦與邵謀起兵距朝廷邵飲藥死師伯少孤
貧涉獵書傳頗解聲樂劉道產爲離州以爲輔國行參
軍弟師仲妻臧質女也質爲徐州辟師伯爲主簿衡陽
王義季代質爲徐州質薦師伯於義季義季卽命爲征
西行參軍與安侯義賓代義季世祖代義賓仍爲輔國
安北行參軍王景文時爲咨議參軍愛其諧敏進之世
祖師伯因求杖節乃以爲徐州主簿善於附會大被知
遇及去鎮師伯以主簿送故世祖鎮尋陽啓太祖請爲
南中郎府主簿太祖不許謂典籤曰中郎府主簿那得
用顏師伯世祖啓爲長流正佐太祖又曰朝廷不能除

宋書卷六十七 列傳 三
之郎可自板亦不宜署長流世祖乃板爲參軍事署刑
獄及入討元凶轉主簿世祖踐祚以爲黃門侍郎隨王
誕驃騎長史南郡太守改爲驃騎大將軍長史南漢陽
太守御史中丞臧質反出爲寧遠將軍東陽太守領兵
置佐以備東道事寧復爲黃門侍郎領步兵校尉改領
前軍將軍徙御史中丞遷侍中上以伐逆寧亂事資羣
謀大明元年下詔曰昔歲國難方結疑懦者衆故散騎
常侍太子右率龐秀之履嶮能貞首暢義節用使佞狀
先聞軍備夙固醜逆時殄頗有力焉追念厥誠無忘于
懷侍中祭酒顏師伯侍中領射聲校尉袁愨孫豫章本

守王謙之太子前中庶子領右衛率張淹爰始入討預
參義謀契闊大難宜蒙殊報秀之可封樂安縣伯食邑
六百戶師伯平都縣子愨孫興平縣子謙之石陽縣子
淹廣晉縣子食邑各五百戶師伯遷右衛將軍母憂去
職二年起爲持節督青冀二州徐州之東安竟兗州之
濟北三郡諸軍事輔國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其年索虜
拓跋濬遣僞散騎常侍鎮西將軍清朶公拾賁勅文率
衆寇清口清口戍主振威將軍傅乾愛率前員外將軍
周盤龍等擊大破之世祖遣虎賁主龐孟蚪積射將軍
殷孝祖等赴討受師伯節度師伯遣中兵參軍荀思遠

與孟軻合力行達沙構虜窟環公五軍公等馬步數萬
迎軍拒戰孟軻等奮擊盡日孟軻手斬五軍公虜於是
大奔孝祖又斬窟環公赴水死者千計虜又遣河南公
黑水公濟州公青州刺史張懷之等屯據濟岸師伯又
遣中兵參軍江方興就傅乾愛擊破之斬河南公樹蘭
等虜別帥它門又遣萬餘人攻清口戍城乾愛方興出
城拒戰卽斬它門餘衆奔走虜清水公又率二萬人復
來逼城乾愛等出戰又破之追奔至赤龍門殺賊甚衆
上嘉其功詔曰虜驅率犬羊規暴邊塞輔國將軍青冀
二州刺史師伯宣略命師合變應機濟戍奮怒一月四

捷支軍異部騁勇齊效頻梟名王大殲羣醜朕用嘉
良深于懷可遣使慰勞并符輔國府詳考功最以時言
上苟思達龐孟軻等又追虜至杜梁虜衆多四面俱合
平南參軍童太一及苟思達等並單騎出盪應手披靡
孟軻等繼至虜乃散走赴河死者甚多旣而虜更合衆
大至孟軻等又破之世祖又遣司空參軍天生助師伯
張懷之據縻溝城師伯遣天生等破之懷之出城逆戰
天生率軍主劉懷珍白衣客朱士義殿中將軍孟繼祖
等擊之懷之敗走入城僅以身免繼祖於陣遇害追贖
郡守又虜隴西王等屯據卑城背濟向河三面險固天

生又率衆攻之朱士義等貫甲先登賊赴河死者無算
卽日陷城虜天水公又攻樂安城建威將軍平原樂安
二郡太守分武都與卜天生等拒擊大破之虜乃奔退
追戰克捷直至清口虜攻圍傅乾愛乾愛隨方拒對孝
祖等旣至虜徹圍遁走師伯進號征虜將軍三年竟陵
王誕反師伯遣長史嵇玄敬率五千人赴難四年徵爲
侍中領右軍將軍親幸隆密羣臣莫二遷吏部尚書右
軍如故上不欲威柄在人親覽庶務前後領選者唯奉
行文書師伯專情獨斷奏無不可遷侍中領右衛將軍
七年補尚書右僕射時分置二選陳郡謝莊琅邪王曇首
坐竝爲吏部尚書師伯子舉周旋宗人張竒爲公車令
上以竒資品不當使兼帝買丞以蔡道惠代之令史遷
道栖褚道惠顏禕之元從夫任澹之石道兒黃難周公
選等抑道惠勅使竒先到公車不施行竒兼帝買丞事
師伯坐以子領職莊曇生免官道栖道惠棄帝禕之等
六人鞭杖一百師伯尋領太子中庶子雖被黜挫受任
如初世祖臨崩師伯受遺詔輔幼主尚書中事專以委
之廢帝卽位復還卽真領衛尉師伯居權日以天下輻
輳游其門者爵位莫不踰分多納貨賄家產豐積伎妾
聲樂盡天下之選園池第宅冠絕當時驕奢淫恣爲衣

寇所嫉又遷尚書右僕射領丹陽尹廢帝欲親朝政發詔轉師伯爲左僕射加散騎常侍以吏部尚書王景文爲右僕射奪其京尹又分臺任師伯至是始懼尋與太宰江夏王義恭柳元景同誅時年四十七六子竝幼皆見殺弟師仲中書郎晉陵太守師叔司徒主簿南康相太宗卽位詔曰故騎常侍僕射領丹陽尹平都縣子師伯昔逢代運豫班榮賞遭罹厄會隕命淫刑宗嗣殄絕良用矜悼但其心瀆貨宜貶贈典可紹封社以慰寬魂謚曰荒子師仲子幹繼封齊受禪國除

沈慶之字弘先吳興武康人也兄敞之爲趙倫之征盧參軍監南陽郡擊蠻有功遂卽真慶之少有志力孫恩之亂也遣人寇武康慶之未冠隨鄉族擊之由是以勇聞荒擾之後鄉邑流散慶之躬耕墾畝勤苦自立年三十未知名徃襄陽省兄倫之見而賞之倫之子伯符時爲竟陵太守倫之命伯符版爲寧遠中兵參軍竟陵蠻屢爲寇慶之爲設規略每擊破之伯符由此致將帥之稱伯符去郡又別討西陵蠻不與慶之相隨無功而反永初二年慶之除殿中員外將軍又隨伯符隸到彥之北伐伯符病歸仍隸檀道濟道濟還白太祖稱慶之忠謹曉兵上使領隊防東掖門稍得引接出入禁省出戍

錢唐新城及還領淮陵太守領軍將軍劉湛之知之欲相引接謂之曰卿在省年月久比當相論慶之正色曰下官在省十年自應得轉不復以此仰累尋轉正員將軍及湛之被收之夕上開門召慶之慶之戎服履韎縛綉入上見而驚曰卿何意乃爾急裝慶之曰夜半喚隊主不容緩服遣收吳郡太守劉斌殺之遷始興王濬後軍行參軍員外散騎侍郎元嘉十九年雒州刺史劉道產卒羣蠻大動征西司馬朱脩之討蠻失利以慶之爲建威將軍率衆助脩之脩之失律下獄慶之專軍進討大破緣沔諸蠻禽生口七千人進征湖陽又獲萬餘口

遷廣陵王誕北中郎中兵參軍領南東平太守又爲世祖撫軍中兵參軍世祖以本號爲雒州隨府西上特蠻寇大甚水陸梗礙世祖停大隄不得進分軍遣慶之掩討大破之降者二萬口世祖至鎮而驛道蠻反殺深式還慶之又討之王玄暮領荊州王方回領臺軍並會平定諸山獲七萬餘口鄖山蠻最彊盛魯宗之屢討不能克慶之剪定之禽三萬餘口還京師復爲廣陵王誕北中郎中兵參軍加建威將軍南濟陰太守雒州蠻又爲寇慶之以將軍太守復與隨王誕入沔旣至襄陽率後軍中兵參軍柳元景隨郡太守宗慤振威將軍劉顥司

空參軍魯尚期安北參軍顧彬馬文恭左軍中兵參軍
蕭景嗣前青州別駕崔日連安蠻參軍劉雖之奮威將
軍王景式等二萬餘人伐沔北諸山蠻宗慤自新安道
入太洪山元景從均水據五水嶺文恭出蔡陽口取赤
係隴景式由延山下向赤圻阪日連尚期諸軍八道俱
進慶之取五渠頓破隴以爲衆軍節度前後伐蠻皆山
下安營以迫之故蠻得據山爲阻於矢石有用以是屢
無功慶之乃會諸軍於茹丘山下謂衆曰今若緣山列
旆以攻之則士馬必損去歲蠻田大稔積穀重巖未有
饑弊卒難禽剪今令諸軍各率所領以營于山上出其
不意諸蠻必恐恐而棄之可不戰而獲也於是諸軍並
斬山開道不與蠻戰鼓譟上山衝其腹心先據險要諸
蠻震擾因其懼而圍之莫不奔潰自冬至春因糧蠻穀
頃之南新郡蠻帥田彥生率部曲十封六千餘人反叛
攻圍郡城慶之遣元景率五千人赴之軍未至郡已被
破焚燒城內倉儲及廨舍蕩盡并驅略降戶屯據白楊
山元景追之至山下衆軍悉集團山數重宗慤率其所
領先登衆軍齊力急攻大破威震諸山羣蠻皆稽顙慶
之患頭風好著狐皮帽羣蠻惡之號曰蒼頭公每見慶
之軍輒畏懼曰蒼頭公已復來矣慶之引軍自茹丘山

出檢城大破諸山斬首三千級擄生蠻二萬八千餘口
降蠻三萬五千口牛馬七百餘頭米粟九萬餘斛隨王
誕築納降受俘二城於白楚慶之復率衆軍討幸諸山
犬羊蠻緣險築重城施門櫓甚峻山多木石積以爲礮
立部曲建旌旗樹長帥鐵馬成羣慶之連營山中開門
相通又命諸軍各穿池於營內朝夕不外汲兼以防蠻
之火頃之風甚蠻夜下山人提一炬以燒營營內多幔
屋及草菴火至輒以池水灌滅諸軍多出弓弩夾射之
蠻散走慶之令諸軍斬山開道攻之而山高路險暑雨
方盛乃置東岡蜀山宜民西柴黃徽上麥六戍而還蠻

被圍守日久竝饑乏自後稍出歸降慶之前後所獲蠻
竝移京邑以爲營戶二十七年遷太子步兵校尉其年
太祖將北討慶之諫曰馬步不敵爲日已久矣請舍遠
事且以檀到言之道濟再行無功彥之失利而返今料
王玄暮等未踰兩將六軍之盛不過徃時將恐重辱王
師難以得志上曰小醜竊據河南脩復王師再屈自別
有以亦由道濟養寇自資彥之中塗疾動虜所恃唯馬
夏水浩汗河水流通泛舟北指則碣磔必走滑臺小戍
易可覆拔亮此二戍鎡穀弔民虎牢洛陽自然不固比
及冬間城守相接虜馬過河便成禽也慶之又固陳不

可丹楊尹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並在坐上使湛之等
難慶之慶之曰治國譬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訪婢陛
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上大笑
及北討慶之副玄暮向碯礮戍主棄城走玄暮圍滑臺
慶之與蕭斌留碯礮仍領斌輔國司馬玄暮攻滑臺積
旬不拔虜主拓跋燾率大衆南向斌遣慶之率五千人
救玄暮慶之曰玄暮兵疲衆老虜寇已逼各軍營萬人
乃可進耳少軍輕往必無益也斌固遣令去會玄暮退
斌將斬之慶之固諫乃止太祖後問何故諫斌殺玄暮
對曰諸將奔退莫不懼臯自歸而死將至逃散且大兵
至未宜自弱故以攻爲便耳蕭斌以前驅敗績欲死
碯礮慶之曰夫深入寇境規求所欲退敗如此何可又
住今青冀虛弱而坐守窮城若虜衆東過清東非國家
有也碯礮孤絕復作朱脩之滑臺耳會詔使至不許退
諸將竝謂宜留斌復問計於慶之慶之曰闔外之事將
所得專詔從遠來事勢已異節下有一范曾而不能
空議何施斌及坐者竝笑曰沈公乃更學問慶之厲聲
曰衆人雖見古今不如下官耳學也玄謨自以退敗求
戍碯礮斌乃還歷城申垣垣護之共據清口慶之乘驛
馳歸未至上驛詔止之使還救玄謨會虜已至彭城不

得向北太尉江夏王義恭留領府中兵參軍拓跋燾至
卯山義恭遣慶之率三千拒之慶之以爲虜衆彊往必
見禽不肯行太祖後謂之曰河上處分皆合事宜惟恨
不棄礪礪耳卿在左右久偏解我意正復違詔濟事亦
無嫌也二十七年使慶之自彭城徙流民數千家於瓜
步征北參軍程天祚徙江西流民於南州亦如之二十
九年復更北伐慶之固諫不從以立議不同不使北出
是時亡命司馬黑石廬江叛吏夏侯方進在西陽五水
誑動羣蠻自淮汝至于江沔咸罹其患十月遣慶之督
諸將討之詔豫荆雍並遣軍受慶之節度三十年正月
世祖出次五洲總統羣帥慶之從巴水出至五洲諮受
軍略會世祖與籤董元嗣自京師還陳元凶弒逆世祖
遣慶之還山引諸軍慶之謂腹心曰蕭斌婦人不足數
其餘將帥竝是所悉皆易與耳東宮同惡不過三十人
此外屈逼必不爲用力今輔順討逆不憂不濟也衆軍
旣集假慶之征虜將軍武昌內史領府司馬世祖還至
尋陽慶之及柳元景等竝以天下無主勸世祖卽大位
不許賊欲遣慶之門生錢無忌齎書說慶之解甲慶之
執無忌白世祖世祖踐阼以慶之爲領軍將軍加散騎
常侍尋出爲使持節督南兗豫徐兗四州諸軍事鎮軍

將軍南兗州刺史常侍如故鎮盱眙上伐逆定亂思將
帥之功下詔曰朕以不天有生罔二泣血千里志復深
逆鞠旅伐罪義氣雲湧羣帥仗節指難如歸故曾未積
旬宗社載穆遂以眇身猥纂大統永念茂庸思崇徽錫
新除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兗豫徐兗四州諸軍事
鎮軍將軍南兗州刺史沈慶之新除散騎常侍領軍將
軍柳元景新除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宗慤督兗州諸軍
事輔國將軍兗州刺史徐遺寶寧朔將軍始興太守沈
法系驃騎諮議參軍顧彬之或盡誠謀初宣綜戎略或
受命元帥一戰寧亂或稟奇軍統協規効捷偏師奉

勢振東南皆忠國忘身義高前烈功載民聽誠簡朕心
定賞策勳茲焉攸在宜列土開邑永蕃皇家慶之可封
南昌縣公元景曲江縣公竝食邑三千戶慤洮陽縣侯
食邑二千戶遺寶益陽縣侯食邑一千五百戶法系平
固縣侯彬之陽新縣侯竝食邑千戶又特臨軒召拜又
使慶之自盱眙還鎮廣陵孝建元年正月魯爽反上遣
左衛將軍王玄謨討之軍泝淮向壽陽總統諸將尋聞
荆江二州竝反徵慶之入朝率所領屯武帳崗甲仗五
十人入六門魯爽先遣弟瑜進據蒙龍歷陽太守張幼
緒率軍討瑜值爽至衆散而反乃遣慶之濟江討爽爽

聞慶之至連營稍退自留斷後慶之與薛安都等進與
爽戰安都臨陣斬爽進慶之號鎮北大將軍進督青冀
幽三州給鼓吹一部前軍破賊轉位等後至追躡一階
尋與柳元景俱開府儀同三司辭改封始興郡公戶邑
如故慶之以年滿七十固請辭事上嘉其意許之以爲
待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又固讓上不許表疏
數十上又面陳曰張良名賢漢高猶許其退臣有何用
必爲聖朝所須乃至稽顙自陳言輒泣涕上不能奪爽
以郡公罷就第月給錢十萬米百斛衛吏五十人大明
元年又申前命復固辭三年司空竟陵王誕據廣陵

復以慶之爲使持節都督南齊徐兗三州諸軍事車騎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率衆討之至歐陽
誕遣客慶之宗人沈道愍齎書說慶之餉以玉環刀慶
之遣道愍反數以罪惡慶之至城下誕登樓謂之曰沈
君白首之年何爲來慶之曰朝廷以君狂愚不足勞少
壯故使僕來耳上慮誕北奔使慶之斷其走路慶之移
營白土去城十八里夕進新亭誕果出走不得去還城
事在誕傳慶之進營洛橋西焚其東門值雨不克慶之
兄子僧榮時爲兗州刺史鎮瑕丘遣子懷明率數百騎
詣受慶之節度慶之塞壘造攻道立行樓土山并諸攻

具時夏雨不得攻城上使御史中丞度微之奏免慶之
宮以激之詔無所問誕餉慶之食提挈者百餘人出自
北門慶之不問悉焚之誕於城上授函表倩慶之爲送
慶之曰我奉詔討賊不得爲汝送表汝必欲歸死朝廷
自應開門遣使吾爲汝送護之每攻城輒身先士卒上
戒之曰卿爲統任當令處分有方何蒙楯城下身受矢
石邪脫有傷挫爲損不少自四月至于七月乃屠城斬
誕進慶之司空又固讓於是與柳元景竝依晉密陵侯
鄭袤故事朝會慶之位次司空元景在從公之上給衛
吏五十人門施行馬四年西陽五水蠻復爲寇慶之以

稱公統諸軍討之攻戰經年皆悉平定獲生口數萬人
居清明門外有宅四所室宇甚麗又有園舍在婁湖慶
之一夜譟于孫徙居之以宅還官悉移親戚中表於婁
湖列門同開焉廣開田園之業每指地示人曰錢盡在此
此中身享大國家素富厚產業累萬金奴僮千計再獻
錢千萬穀萬斛以始興優近求改封南海郡不許妓妾
數十人竝美容工藝慶之優游無事盡意歡愉非朝賀
不出門每從遊幸及校獵據鞍陵厲不異少壯太子妃
上世祖金鏤七箸及杆杓上以賜慶之曰卿辛勤匪殊
歡宴宜等且觴酌之賜宣以大夫爲先也上嘗歡飲普

令羣臣賦詩慶之手不知書眼不識字上通令作詩慶之曰臣不知書請口受師伯上卽令顏師伯執筆慶之口授之曰微命值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嶺辭榮此聖世何媿張子房上甚悅衆坐稱其辭意之美世祖晏駕慶之與柳元景等並受顧命遺詔若有大軍旅及征討悉使委慶之前廢帝卽位加慶之几杖給二坊重車一乘慶之每朝賀常乘猪鼻無憶車左右從者不過三五人騎馬履行園田政一人視馬而已每農桑遽月或時無人過之者不知三公也及加三望車謂人曰我每遊履田園有時人與馬成三無人則與馬成

二今乘此車安所之乎及賜几杖並固讓廢帝狂悖無道衆並勸慶之廢立及柳元景等連謀以告慶之慶之與江夏王義恭素不厚發其事帝誅義恭元景等以慶之爲侍中太尉封次子中書郎文季建安縣侯食邑千戶義陽王昶反慶之從帝度江總統衆軍少子文耀年十餘歲善騎射帝愛之又封永陽縣侯食邑千戶帝凶暴日甚慶之猶盡言諫爭帝意稍不說及誅何邁慮慶之不同量其必至乃閉清谿諸橋以絕之慶之果往不得度而還帝乃遣慶之從子攸之齎藥賜慶之死時年八十是年初慶之夢有人以兩匹絹與之謂曰此絹足

度謂人曰老子今年不免兩匹八十尺也足度無盈餘矣及死賜與甚厚追贈侍中太尉如故給鸞輅輜輶車前後羽葆鼓吹謚曰忠武公未及葬帝敗太宗卽位追贈侍中司空謚曰襄公長子文叔歷中書黃門郎景和未爲侍中慶之之死也不肯飲藥攸之以被揜殺之文叔密取藥藏錄或勸文叔逃避文叔見帝斷截江夏王義恭支體慮奔亡之日帝怒容致義恭之變乃飲藥自殺子祕書郎昭明亦自縊死太始七年改封蒼梧郡公元年還復先封時改始興爲廣興昭明子曇亮襲廣興郡公齊受禪國除慶之弟劭之元嘉中爲廬陵王紹南中郎行參軍討建安揭陽諸賊病卒兄子僧榮敵之之子也孝建初爲安成相荆江反叛發兵拒臧質質遣其安成相臧眇之討僧榮擊破之大明中爲兗州刺史景和中徵爲黃門郎未還卒子懷明太宗泰始初居父憂起爲建威將軍東征南討有功封吳興縣子食邑四百戶歷位黃門侍郎再爲南兗州刺史元徽初丁母艱去職桂陽王休範爲逆起爲冠軍將軍統水軍防固石頭朱雀失守懷明委軍奔走頃之憂卒慶之從弟法系字體先亦有將用初爲趙伯符將佐後隨慶之征五水蠻世祖伐逆以爲南中郎參軍加寧朔將軍領三千人前

發與柳元景旦至新亭元景居中營宗慤居西營法系居東營東營據岡賊攻元景法系臨射之所殺甚衆法系壘外樹悉伐之令倒賊劬來攻緣樹以進彭排多開隙選善射手的發無不中死者交橫事平以爲寧朔將軍始興太守討蕭簡於廣州聞臺軍將至簡誑其衆曰臺軍是賊劬所遣竝信之前征北參軍顧邁被賊徒在城內善天文云荆江有大兵城內由此固守初世祖先遣鄧琬圍簡唯治一攻道法系至曰宜四面竝攻若守一道何時可拔琬慮功不在已不從法系曰更相守五十日日盡又不克乃從之八道俱攻一日卽拔斬蕭簡

廣州平封庫藏付鄧琬而還官至驍騎將軍尋陽太守新安王子鸞北郎司馬劬之子文秀別有傳慶之羣從姻戚由之在列位者數十人

史臣曰張釋之云用法一偏天下獄皆隨輕重縣衡於上四海共稟其平法亂於朝民無所措手足師伯籍寵代臣勢震朝野傾意斲臺情以貨結自選部至于局曹莫不從風而靡曲徇私請因停詔勅天震竇怒仆者相望師伯任用無改而王謝免職君子謂是舉也豈徒失政刑而已哉

宋書卷七十八
列傳第三十八

宋書卷七十八

列傳第三十八

梁沈約撰

蕭思話 劉延孫

蕭思話南蘭陵人孝懿皇后弟子也父源之字君流歷
中書黃門郎徐兗二州刺史冠軍將軍南琅邪太守永
初元年卒追贈前將軍思話年十許歲未知書以博誣
遊遨為事好騎屋棟打細腰鼓侵暴隣曲莫不患毒之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宋書卷七十八

列傳

一

自此折節數年中遂有令譽好書史善彈琴能騎射勇
祖一見便以國器許之年十八除琅邪王大司馬行參
軍轉相國參軍父憂去職服闋拜羽林監領石頭戍事
襲爵封陽縣侯轉宣威將軍彭城沛二郡太守涉獵書
傳頗能隸書解音律便弓馬元嘉三年謝晦爲荊州欲
請爲司馬思話拒之五年遷中書侍郎仍督青州徐州
之東莞諸軍事振武將軍青州刺史時年二十七亡命
司馬朗之元之可之兄弟聚黨於東莞發千縣謀爲寇
亂思話遣北海太守蕭汪之討斬之餘黨悉平八年除
竟陵王義宣左軍司馬南沛郡太守未及就徵索虜首
寇檀道濟北伐旣而廻師思話懼虜大至乃棄鎮奔平
昌思話先使參軍劉振之戍下邳聞思話奔亦委城走
虜定不至而東陽積聚已爲百姓所焚由是徵下廷尉
仍繫尚方初在青州常所用銅斗覆在藥廚下得二死
雀思話曰斗覆而雙雀殞其不祥乎旣而被繫九年仇
池大饑益梁州豐稔梁州刺史甄法護在任失和氏帥
楊難當因此寇漢中乃自徒中起思話督梁南秦二州
諸軍事橫野將軍梁南秦二州刺史旣行闡法護已委
鎮北奔西城遣司馬建威將軍南漢中太守蕭諱五百
人前進又遣西戎長史蕭汪之係之諱緣路收合士衆

得精兵千人十年正月進據礮頭難當焚掠漢中引衆
西還留其輔國將軍梁秦二州刺史趙溫守梁州魏興
太守薛健據黃金諱進屯礮頭遣陰平太守蕭坦赴黃
金薛健副姜寶據鐵城鐵城與黃金相對去二里斫樹
塞道坦進攻二戍拔之二月趙溫又率薛健及其寧朔
將軍馮翼太守蒲早子來攻坦營坦奮擊大破之坦被
創賊退保西水諱司馬錫文祖進據黃金蕭汪之步騎
五百相繼而至平西將軍臨川王義慶遣龍驤將軍裴
方明三千人赴諱等進黃金早子健等退保下桃思詎
先遣行參軍王靈濟率偏軍出洋川因向南城僞陵江
將軍趙英堅守險靈濟擊破之生禽英南城空虛因資
無所復引軍還與諱合三月諱率衆軍進據峨公固難
當遣其子和率趙溫蒲蚤子及左衛將軍呂平寧朔將
軍司馬飛龍步騎萬餘跨漢津結砮其間立浮橋悉力
攻諱合圍數十重短兵接戰弓矢無復用賊悉衣犀革
戈矛所不能加諱乃截稍長數尺以大斧椎之一稍輒
貫十餘賊賊不能當因大敗燒砮奔走退據大桃閏月
諱及方明臺軍至龍驤將軍楊平興幢主殿中將軍梁
坦直入角弩追之賊又敗走殺傷虜獲甚多漢中平悉
收沒地置戍葭萌水先是相玄晏晉以栢布爲梁州布

敗走氏楊盛據有漢中刺史范元之傅歆悉治魏興唯
得魏興上庸新城三郡其後索邈爲刺史氏乃治南城
爲賊所焚燒不可固卽思話遷鎮南城加節進號寧朔
將軍徵諱爲太子屯騎校尉法護中山無極人過江寓
居南郡弟法崇元嘉十年自少府爲益州刺史法護委
鎮之罪統府所收於獄賜死太祖以法崇受任一方令
獄官言法護病卒太祖使思話上平定漢中本末下之
史官十四年遷使持節臨川王義慶平西長史南蠻校
尉太祖賜以弓琴手勅曰文人項何所作事務之暇故
以琴書爲娛耳所得不曰義邪眷想常不忘情想亦同
之前得此琴云是舊物亦有名京邑今以相借因是
顯意於彈撫響韻殊勝直爾嘉也并往桑弓一張材理
乃快先所常用旣久廢射又多病略不能制之便成老
公令人歎息良材美器宜在盡用之地文人真無所與
讓也六年衡陽王義季代義慶又除安西長史餘如
故十九年徵爲侍中領前軍將軍未就徵復先職明年
遷持節監雍州梁南北秦四州荊州之南陽竟陵順陽
襄陽新野隨六郡諸軍事寧蠻校尉雍州刺史襄陽太
守二十二年除侍中領太子右率二十四年改領左衛
將軍嘗從太祖登鍾山北嶺中道有磐石清泉上使於

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鍾酒謂曰相賞有松石間意又領
南徐州大中正明年復監雍梁南北秦州荊州之竟陵
隨二郡諸軍事右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如故二十
六年徵爲吏部尚書詔思話曰沈尚書暴病不救其體
業貞審立朝盡公年時尚可方相委任奄忽不永痛惋
特深銓管要機通塞所寄文人才用體國二三惟允思
話以去州無復事力倩府軍身九人太祖戲之曰丈人
終不爲田父於里閭何應無人使邪未拜二十七年遷
護軍將軍是年春虜攻懸瓠太祖將大舉北討朝士僉
同莫或異議思話固諫不從乃領精甲三千助鎮彭城
虜退卽代世祖爲持節監徐兗青冀四州豫州之梁郡
諸軍事撫軍將軍兗徐二州刺史二十九年統揚武將
軍冀州刺史張永衆軍圍碭礮初鎮軍諮議參軍申坦
與王玄謨圍滑臺不克免官青州刺史蕭斌板坦行建
威將軍濟南平原二郡太守守歷城令任仲仁又爲坦
副並前鋒入河五月發沿口永司馬崔訓建武將軍齊
郡太守胡景世率青州軍來會七月思話及衆軍並至
碭礮治三攻道太祖遣員外散騎侍郎徐爰宣旨督戰
張永胡景世當東攻道申坦任仲仁西攻道崔訓南攻
道賊夜地道出燒崔訓樓及臺車又燒胡景世樓及攻

具尋又毀崔訓攻道城不可拔思話馳來退師攻城凡
十八日解圍還歷下崔訓以樓見燒又不能固攻道被
誅碣磔永坦並繫獄詔曰得撫軍將軍思話啓事碣磔
不拔士卒疲勞且班師清濟更圖進討此鎮山川嚴阻
控臨河朔形勝之要擅名自古宜除其授以允望實思
話可解徐州爲莫州餘如故鼓城文武復量分配卽鎮
歷城尋爲江夏王義恭所奏免官元凶弒立以爲使持
節監徐青兗冀四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徐兗二州刺
史將軍如故思話卽率部曲還彭城起義以應世祖遣
使奉牋曰下官近在歷下始奉國諱所承使人不知閭
狹旣還在路漸有所聞猶謂人倫無容有此私懷感慨
未敢在言奉被今教果出慮表重增哀惋不能自勝此
實天地所不覆載人神所不容忍率土民氓莫不憤咽
况下官蒙荷榮渥義兼常志此月五日被驛使追命騎
還朝切齒拊心輒已鍾疾雖百口在都一非所顧正欲
遣啓受規略會奉今旨悲懼兼情伏承司徒英圖電發
殿下神武霜斷臧質忠義竝到不謀同時仗順沿流席
卷江甸前驅風邁已應在近下官復練始集遣輔國將
軍申坦龍驤將軍梁坦二軍分配精甲五千申坦爲統
便以卽日水陸齊下下官悉率文武駱驛繼發憑威策

儒勢同振朽開泰有期悲欣交集世祖至新亭坦亦進
克京口上卽位徵爲散騎常侍尚書左僕射固辭不受
拜改爲中書令丹陽尹常侍如故時京邑多有劫掠二
旬中十七發引咎陳遜不許明年出爲使持節都督徐
兗青冀幽五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安北將軍徐州刺
史加鼓吹一部未行而江州刺史臧質反復以爲使持
節都督江州豫州之西陽晉熙新蔡三郡諸軍事江州
刺史事平分荆江豫三州置郢州復都督郢湘二州諸
軍事鎮西將軍郢州刺史持節常侍如故鎮夏口孝建
二年卒時年五十追贈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持節

常侍都督刺史如故謚曰穆侯思話宗戚令望蚤見任
待凡歷州十二杖節監都督一焉所至雖無皦皦清節
亦無穢黷之累愛才好士人多歸之長子惠開嗣別有
傳次子惠明亦有世譽歷黃門郎御史中丞司徒左長
史吳興太守後廢帝元徽末卒官第四子惠基順帝昇
明末爲侍中原之從父弟摹之丹陽尹追贈征虜將軍
子斌亦爲太祖所遇彭城王義康鎮豫章以爲大將軍
諮議參軍豫章太守歷南蠻校尉侍中輔國將軍青冀
二州刺史元嘉二十七年統王玄謨等衆軍北伐斌遣
將軍崔猛攻虜青州刺史張淮之於樂安淮之棄城走

先是猛與斌參軍傅融分取樂安及碯礮樂安水道不通先并定碯礮至是又克樂安既而攻圍滑臺不拔斌追還歷下事在王玄謨傳二十八年亡命司馬順則詐稱晉室近屬自號齊王聚眾據梁鄒城又有沙門自稱司馬百年號安定王亡命秦凱之祖元明等各據村屯以應順則初梁鄒戍主宣威將軍樂安渤海二郡太守崔勳之出州故順則因虛竊據勳之司馬曹敬會拒戰不敵出走斌卽遣勳之率行建威將軍濟南平原二郡太守申坦長流參軍羅文昌等諸軍討順則攻之不克勳之等始謂城內出於逼附軍至卽應奔逃而並爲賊堅守殺傷官軍甚多斌又遣府司馬建武將軍齊郡太守龐秀之總諸軍祖元明又據安丘城斌更遣振武將軍劉武之及軍主劉回精兵千人討司馬百年斬之順則旣失據眾稍離阻文昌遣道連僞投賊賊信納之潛以官賞格示永城內賊黨李繼叔等並有歸順心道連謀泄爲賊所殺繼叔踰城出降賊黨於是大離乃四面進攻衝車所衝輒三五丈崩落時南門樓上擲下一級并垂繩釣取外人外人上賊並放仗云向已斬順則所投首是也秦凱之走河北斌坐滑臺退敗免官久之復起爲南平王鑠右軍長史其後事迹在二凶傳斌弟簡

歷位長沙內史廣陵王誕爲廣州未之鎮以簡爲安南
諮議參軍南海太守行府州事東海王禕代誕簡仍爲
前軍諮議太守如故世祖入討元凶遣輔國將軍南海
太守劉玩討簡固守經時城陷伏誅斌簡諸子並誅斌
龐秀之河南人也以斌故吏賊劭甚加信委以爲遊擊
將軍奔世祖於新亭時劭諸將未有降者唯秀之先至
事平以爲梁州刺史秀之子弟爲劭所殺者將十人而
酣讌不廢坐免官後又爲徐州刺史太子右衛率孝建
元年卒追贈本官加散騎常侍子彌之順帝昇明末
興公相秀之弟況之太宗世亦爲始興相

劉延孫彭城呂人雖州刺史道產子也初爲徐州主簿
舉秀才彭城王義康司徒行參軍尚書都官郎爲錢唐
令世祖撫軍廣陵王誕北中郎中兵參軍南清河太守
世祖爲徐州補治中從事史時索虜圍縣瓠分軍送所
掠民口在汝陽太祖詔世祖遣軍襲之議者舉延孫爲
元帥固辭無將用舉劉泰之自代泰之旣行太祖大怒
免延孫官爲世祖鎮軍北中郎中兵參軍南中郎咨議
參軍領錄事世祖伐逾府缺上佐轉補長史尋陽太守
行留府事世祖卽位以爲侍中領前軍將軍下詔曰朕
藉羣能之力雪莫大之恥以眇眇之身託于王公之上

思所以策勳樹良永寧世烈新除侍中領前軍將軍延
孫率懷忠敏器局沈正協贊義初誠力俱盡左衛將軍
竣立志開亮理思清要茂策忠暮經綸惟始俾積基更
造咸有勤焉宜顯授龜社大啓邦家延孫可封東昌縣
侯竣建城縣侯食邑各二十戶其年侍中改領衛尉孝
建元年遷丹陽尹臧質反叛上深以東土爲憂出爲冠
軍將軍吳興太守置佐史事平徵爲尚書右僕射領徐
州大中正遣至江陵分判枉直行其誅賞三年又出爲
南兗州刺史加散騎常侍仍徙爲使持節監雖梁南北
寨四州郢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鎮軍將軍寧蠻校
尉雖州刺史以疾不行留爲侍中護軍又領徐州大中
正素有勞患其年增篤詔遣黃門侍郎宣旨問疾大明
元年除金紫光祿大夫領太子詹事中正如故其年又
出爲鎮軍將軍南徐州刺史先是高祖遺詔京口要地
去都邑密邇自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延孫與帝室雖
同是彭城人別屬呂縣劉氏居彭城縣者又分爲三里
帝室居綏興里左將軍劉懷肅居安土里豫州刺史劉
懷武居叢亭里及呂縣凡四劉雖同出楚元王由來不
序昭穆延孫於帝室本非同宗不應有此授時司空竟
陵王誕爲徐州上深相畏忌不欲使居京口遷之於廣

陵廣陵與京口對岸欲使腹心爲徐州據京口以防誕
故以南陵授延孫而與之合族使諸王序親三年南兗
州刺史竟陵王誕有孽不受徵延孫馳遣中兵參軍杜
幼文率兵起討旣至誕已閉城自守乃還誕遣使劉公
秦齋書要之延孫斬公泰送首京邑復遣幼文率軍渡
江受沈慶之節度其年進號車騎將軍加散騎常侍給
鼓吹一部五年詔延孫曰舊京樹親由來常準卿前出
所有別議今此防久弭當以還授小兒徵延孫爲侍中
尚書左僕射領護軍將軍延孫疾病不任拜起上使於
五城受封版乘船自青谿至平昌門仍入尚書下舍
欲以代朱脩之爲荊州事未行明年卒時年五十二上
甚惜之下詔曰故侍中尚書左僕射領護軍將軍東昌
縣開國侯延孫風局簡正體識沈明綢繆心膂自蕃升
朝契闊唯舊幾將二紀靈業中圯則首贊出圖義令旣
舉則任均蕭寇器允棟幹勳實佐時及累司馬兩官出
內尹牧惠政茂課著自民聽忠謨令節簡乎朕心方燮
采台階永毗國道奄至薨殞震慟兼深考終定典宜盡
哀敬可贈司徒給班劔二十人侍中僕射侯如故有司
奏謚忠穆詔爲文穆又詔曰故司徒文穆公延孫居身
寡約家素貧虛每念清美良深悽歎葬送資調固當闕

宋書卷七十八終
之可賜錢三十萬米千斛子質嗣太宗泰始中有罪國
除延孫弟延熙義興太守在孔覲傳

史臣曰延孫接款蕃日固出顏袁矣風颺局力又無等
級可言而隆名盛寵必擇而後授何哉良以休運甫開
沈疾方被雖宿恩內積而安私外簡夫侮因事狎敬由
近疎疎必相思狎必相厭厭思一殊榮禮自隔遂得為
一世宗臣蓋由此也子曰事君數斯疏矣然乎然乎

宋書卷七十八終

宋書卷七十九

列傳第三十九

梁沈約撰

文五王

竟陵王誕

廬江王禕

武昌王渾

海陵王休茂

桂陽王休範

竟陵王誕字休文文帝第六子也元嘉二十年年十一
封廣陵王食邑二千戶二十一年監南兖州諸軍事北

中郎將南兗州刺史出鎮廣陵尋以本號徙南徐州刺史二十六年出爲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荊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後將軍雍州刺史以廣陵彫弊改封隨郡王上欲大舉北討以襄陽外接關河欲廣其資力乃罷江州軍府文武悉配雍州湘州入臺稅租雜物悉給襄陽及大舉北伐命諸蕃並出師莫不奔敗唯誕中兵參軍柳元景先克弘農關陝二城多獲首級關洛震動事在元景傳會諸方並敗退故元景引還徵誕還京師遷都督廣交二州諸軍事安南將軍廣州刺史當鎮始興未行改授都督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嘉五郡諸軍事安東將軍會稽太守給鼓吹一部元凶弒立以揚州浙江西屬司隸校尉浙江東五郡立會州以誕爲刺史世祖入討遣沈慶之兄子僧榮間報誕又遣寧朔將軍顧彬之自會稽東入受節度參軍劉季之與彬之并勢自頓西陵以爲後繼劾遣將華欽庾導東討與彬之弟相逢於曲阿之奔牛塘路甚狹左右皆悉入菰葑彬之軍人多齎籃屐於菰葑中夾射之欽等大敗事平徵誕爲持節都督荆湘雍益寧梁南北秦八州諸軍事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誕以位號正與濟同惡之請求回改乃進號驃騎將軍加班劔二十人餘如故南

燕王義宣不肯就徵以誕爲侍中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開府如故改封竟陵王食邑五千戶顧彬之以奔牛之功封陽新縣侯食邑千戶季之零陽縣侯食邑五百戶明年義宣舉兵反有荆江兗豫四州之力勢震天下上卽位日淺朝野大懼上欲奉乘輿法物以迎義宣誕固執不可然後處分誕節仗士五十人出入六門上流平定誕之力也初討元凶與上同舉兵有奔牛之捷至是又有殊勲上性多猜頗相疑憚而誕造立第舍窮極工巧園池之美冠於一時多聚才力之士實之第內精甲利器莫非上品上意愈不平建平二年乃出爲使持節都督南兗南徐兗青冀幽六州諸軍事南兗州刺史中如故上以京口去都密邇爲疑之大明元年秋又出爲都督南兗南徐兗青冀幽六州諸軍事南兗州刺史餘如故誕旣見猜亦潛爲之備至廣陵因索虜寇邊修治城隍聚糧治仗嫌隙旣著道路常云誕反三年建康民陳文紹上書曰私門有幸亡大姑元嘉中蒙入臺六宮薄命早亡先朝賜贈美人又聽大姑二女出入問訊父饒司空誕取爲府史恒使入山圖畫道路勤劇備至不敢有辭不復聽歸消息斷絕姑二女去年冒啓歸訴蒙陛下聖恩賜救解饒吏名誕見符至大怒喚饒入交

問汝欲死邪訴臺求解饒卽答官比不聽通家信消息
斷絕若是姊爲啓聞所不知誕因問饒汝那得入臺饒
被問依實啓答旣出誕主衣莊慶畫師王強語饒汝今
年敗汝姊誤汝官云小人輩敢持臺家逼我饒因叛走
歸誕卽遣王強將數人逐突入家內縛錄將還廣陵至
京口客舍乃移死井中託云饒懼臯自殺抱痛懷寃冒
死歸訴吳郡民劉成又詣闕上書告誕謀反稱息道龍
昔伏事誕親見姦狀又見誕在石頭城內修乘輿法物
習倡警蹕道龍私獨憂懼伺伴侶言之語頗漏泄誕使
大吏令監內執道龍道龍逸走誕怒鞭殺監又捕殺道
龍又豫章民陳談之上書訴枉稱弟詠之昔蒙誕米錄
隨從歷鎮大駕南下爲誕奉送牋書經涉危險時得上
聞聖明登祚恩澤周普回改小人使命微勤賜署臺位
詠之恒見誕與左右小人莊慶傳元祀潛圖姦逆言詞
醜悖每云天下方是我家有汝等不憂不富貴又常疏
陛下年紀姓諱往巫鄭師憐家祝詛詠之旣聞此語又
不見其事恐一旦事發橫罹其辜密以告建康右尉黃
宣達并有啓聞希以自免元祀弟知詠之與宣達來往
自嫌言語漏泄卽具以告誕誕大怒令左右飲詠之酒
逼使大醉因言詠之乘酒罵詈遂被害自顧寃枉事有

可哀其年四月上乃使有司奏曰臣聞神極尊明大儀所以貞觀皇天峻邈玄化所以幽宣故能經緯毗俗大庇黔首庶道被八紘不遺疏賤之賞威格天區豈漏親貴之罰此不刊之鴻則古今之恒訓謹按元嘉之末天綱崩虓人神哀憤含生喪氣司空竟陵王誕義兼臣子任居藩維進不能泣血提戈忘身徇節退不能閉關拒險焚符斬使遂至拜受偽爵欣承榮寵沈淪姦逆肆于昏放以妻故司空臣湛之女誅亡餘類單舟遄遣披猖千里事哀行路賊忍無親莫此爲甚故山陰傅僧祐誠亮國朝義均休戚重門峻衛不能拒折簡之使巖險千里不能庇匹夫之身乃更助虐馮凶抽兵勒刃遂使頓仆牢穽死不旋踵妻子播流庭筵莫立見之者流涕聞之者含歎及神鋒首路攙搶東指風卷四嶽電掃三江誕猶持疑兩端陰規進退陛下頻遣書檄告譬殷勤方改姦圖未乃奉順分遣弱旅未塞符文宴安所莅身不越境悖禮忘情不顧物議鸞弧躍馬務是畋游致奔牛有崩碎之陳新亭無獨克之術假威義銳乞命皇旅竟有何勞而論功伐旣蕝稜廓清大明升曜幽顯宅心遠邇雲集誕忽星行之悲違開泰之慶遲回顧望淹踰旬朔逆黨陳叔兒等泉寶鉅億資貨不貲誕收籍所得不歸

天府辭稱天軍實入私室又太官東傳舊有獻御喪亂
既平猶加斷遏珍羞庶品回充私膳於號諱之辰遽甘
滋之品當惟新之始絕苞苴之貢忠孝兩忘敬愛俱盡
乃徵引巫史潛考圖緯自謂體應符相富貴可期悖意
醜言不可勝載遂復遙諷朝廷占求官爵侮蔑宗室詆
毀公卿不義不昵人道將盡荷任神州方懷姦慝每闢
向宸御妄生規幸多樹淫祀顯肆諛誑遂在石頭潛修
法物傳警稱蹕擬則天行皆已駭暴觀聽彰布朝野昔
內難甫寧珍瑋散佚有御刀利刀擅價諸夏天府禁器
歷代所珍誕密加購賞頓藏私室賊義宣初平餘黨逃
命誕舍縱罔忌私竊招納名王納巧悉匿私第又引義
宣故將裘興爲己腹心事既彰露猶執欺罔公文面啓
矯稱舊隸加以營于制館僭崇天居引石徵材專擅興
發驅迫士族役同輿阜殫木土之姿窮吞并之勢故會
稽宣長公主受遇二祖禮級會崇臣湛之亡身徇國追
榮典軍誕以廣托宅宇地妨蕪植輒逼遺孤頓相驅徙
遂令神主宵遷改卜委巷宗戚含傷行路掩涕又緣谿
兩道積代通衢誕拓宇開垣擅斷其一致使徑塗擁隔
川陸阻礙神怒民怨毒徧幽顯故丞相臨川烈武王臣
道規名德茂親勲光常策異禮殊榮受自先旨者嗣王

臣義慶受任西夏靈寢暫移先帝親往鑿輿拜辭路左
恩冠終古事絕常班誕又以廟居宅前固請毀換詔旨
不許怨懟彌極有覩面目豺狼爲性規牧江都希廣丘力
天德尚弘甫申所請仍謂應往東府宜爲中台貪冒無
厭人莫與比雖聖慈全救每垂容納而虐戾不悛姦諛
彌甚受命還鎮猜怨愈深忠規正諫必加鴆毒諂瀆膚
躁是與比周又矯稱符勅設榜開募事發辭寢委罪自
下及錄事徐靈壽以常署受坐將就囚執召韓近恭中
護軍遣吏夏嗣伯密相屬請求寬桎梏且王僧達臨刑
之啓事高閹卽戮之辭皆稱潛驛往來遙相要契醜聲
穢問宣著遐邇合識能言孰不憤歎又獲吳郡民劉成
豫章民陳談之建康民陳文紹等並如訴狀則姦情猜
志歲月增積昔周德初升公旦有流言之釁魯道方泰
季子斷達泉之誅近則淮厲覆車於前義康襲軌於後
變發柴竒禍成范謝亦皆以義奪親情爲憲屈況乃上
恃天經下誣政道結豐於無妄之辰希幸於文明之日
皇穹所不覆厚土所不容夫無禮之誠臣子所宜服膺
千紀之刑有國所應慎守臣等參議宜下有司絕誕屬
籍制爵土收付廷尉法獄治罪諸所連坐別下考論伏
願遠尋宗周之重近監興亡之由割恩棄私俯順羣議

則卜世靈根於茲克固鴻勳盛烈永永無窮陛下如復
隱忍未垂三思則覆皇基於七百擠生民於塗炭此臣
等所以夙夜危懼不敢避鈇鉞之誅者也上不許有司
又固請乃貶爵爲侯遣令之國上將誅誕以義與太守
垣闓爲兗州刺史配以羽林禁兵遣給事中戴明寶隨
闓襲誕使闓以之鎮爲名闓至廣陵誕未悟也明寶夜
報誕典籤蔣成使明晨開門爲內應成以告府舍人許
宗之宗之奔入告誕誕驚起呼左右及素所畜養數百
人執蔣成勒兵自衛明旦將曉明寶與闓率精兵數百
人卒至明而門不開誕已列兵登陴自在門上斬蔣成
焚兵籍赦作部徒繫囚開門遣腹心率壯士擊明寶等
破之闓卽遇害明寶奔逃自海陵界得還上乃遣車騎
大將軍沈慶之率大衆討誕誕焚燒郭邑驅居民百姓
悉使入城分遣書檄要結近遠時山陽內史梁曠家在
廣陵誕執其妻子遣使要曠曠斬使拒之誕怒滅其家
誕奉表投之城外曰往年元凶禍逆陛下入討臣背凶赴
順可謂常節及丞相構難威魯協從朝野恍惚咸懷憂
懼陛下欲百官羽儀星馳推奉臣前後固執方賜允俞
社稷獲全是誰之力陛下接遇慙慙累加榮寵驃騎揚
州旬月移授恩秩頻加復賜徐兗仰屈皇儲遠相餞送

臣一遇之感感此何忘庶希借老丞相娛慰豈謂陛下
信用讒言遂令無名小人來相掩襲不任在酷卽加誅
剪雀鼠貪生仰違詔勅令親勒部曲鎮扞徐兗先經何
福同生皇家今有何愆便成胡越陵鋒奮戈萬沒豈顧
盪定以期冀在旦夕右軍宜蘭爰及武昌皆以無罪並
遇枉酷臣有何過復致於此陛下宮帷之醜豈可三緘
臨紙悲寒不知所言世祖忿誕左右腹心同籍暮親並
誅之死者以千數或有家人已死方自城內叛出者車
駕出頓宣武堂內外纂嚴慶之進廣陵誕幢主韓道元
來降豫州刺史宗慤徐州刺史劉道隆率衆來會誕中

兵參軍柳光宗參軍何康之劉元邁幢主索智朗謀開
城北門歸順未期而康之所鎮隊主石貝子先衆出奔
康之懼事泄夜與智明斬關而出誕禽光宗殺之光宗
柳元景從弟也康之母在城內亦爲誕所殺誕見衆軍
大集欲棄城北走留中兵參軍申靈賜居守自將騎步
數百人親信並隨聲云出戰邪趨海陵道誕將周豐生
馳告慶之慶之遣龍驤將軍武念追躡誕行十餘里衆
並不欲去請誕還城誕曰我還卿能爲我盡力不衆皆
曰願盡力左右楊承伯牽誕馬曰死生且還保城欲持
此安之速還尚得入不然敗矣慶之所遣將戴寶之軍

騎前至刺誕殆獲誕懼乃馳還武念去誕遠未及至故
誕得向城既至曰城上白鬚非沈公邪左右曰申中兵
誕乃入以靈賜為驃騎府錄事參軍王與之為中軍長
史世子景粹為中軍將軍州別駕范義為中軍長史其
餘府州文武皆加秩先是右衛將軍垣獲之左軍將軍
崔道固屯騎校尉龐番蚪太子旅賁中郎將殷孝祖破
索虜還至廣陵上並使受慶之節度司州刺史劉季之
誕故佐也驍果有膂力梁山之役又有戰功增邑五百
戶在州貪殘司馬翟弘業諫爭甚苦季之積忿置毒藥
食中殺之少年時宗慤共蒲戲曾手侮加慤慤深銜恨
至是慤為豫州刺史都督司州季之慮慤為禍乃委官
間道欲歸朝廷會誕反季之至盱眙盱眙太守鄭瑗以
季之素為誕所遇疑其同逆因邀道殺之送首詣道隆時
誕亦遣問信要季之及季之首至沈慶之送以示誕季之
缺齒垣護之亦缺誕謂衆曰此垣護之頭非劉季之也
太宗初卽位鄭瑗為山陽王休祐驃騎中兵參軍豫州
刺史殷琰與晉安王子勛同逆休祐遣瑗及左右邢龍
符說琰琰不受鄭氏壽陽強族瑗卽使琰鎮軍子勛責
琰舉兵遲晚琰欲自解釋乃殺龍符送首瑗固爭不能
得及壽陽城降瑗隨輩同出龍符兄僧愍時在城外謂

瑗構殺龍符輒殺瑗卽爲劉劭所錄後見原僧慈尋擊虜於淮西戰死此四人者並由橫殺旋受身禍論者以爲有天道焉誕幢主公孫安期率兵隊出降誕初閉城拒使記室參軍賀弼固諫再三誕怒袖刃向之乃止或勸弼出降弼曰公舉兵向朝廷此事旣不可從荷公厚恩又義無違背唯當死明心耳乃服藥自殺弼字仲輔會稽山陰人也有文才贈車騎將軍山陽海陵二郡太守長史如故幢主王璵之賞募數百人從東門出攻龍驤將軍程天祚營斷其弩弦天祚擊破之卽走還城誕又加中靈賜南徐州刺史軍主馬元子踰城歸順追及殺之乃於城內建列立壇誓誕將軟血其所署輔國將軍孟玉秀曰陛下親軟羣臣皆稱萬歲初誕使黃門呂曇濟與左右素所信者將世子景粹藏於民間謂曰事若濟斯命全脫如其不免可深埋之分以金寶齊送出門並各散走唯曇濟不去攜負景粹十餘日乃爲沈慶之所捕得斬之誕所署平南將軍虞季充又出降書上使慶之於桑里置烽火三所誕又遣千餘人自北門攻強弩將軍苟思達營龍驤將軍宗越擊破之開東門掩攻劉道隆營復爲殷孝祖及員外散騎侍郎沈攸之所破誕又加中靈賜左長史王璵之右長史范義左司馬

將軍孟玉秀右司馬右將軍范義母妻子並在城內有勸義出降義曰我人吏也且豈能作何康活邪義字明休濟陽考城人也早有世譽五月十九日夜有流星大如斗杵尾長十餘丈從西北來墜城內是謂天狗占曰天狗所墜下有伏尸流血誕又遣一百人出東門攻劉道產營別遣疑兵一百人出北門沈攸之於東門奮短兵接戰大破之門者又爲苟思達所破誕又遣數百人出東門攻寧朔司馬劉劬營攸之又破之廣陵城舊不開南門云開南門者不利其主至誕乃開焉彭城邵領宗在城內陰結死士欲襲誕先欲布誠於慶之乃說誕求爲間諜見許領宗既出致誠畢復還城內事泄誕鞭二百考問不服遂支解之上遣送章二紐其一曰竟陵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募賞禽誕其二曰建興縣開國男三百戶募賞先登若克外城舉一烽克內城舉兩烽禽誕舉三烽上又遣屯騎校尉譚金前虎賁中郎將鄭景玄率羽林兵隸慶之誕復遣三百人自南門攻劉劬土山爲勳所破慶之填塹治攻道值夏雨不得攻城上每璽書催督之前後相繼及晴再怒使太史擇發日將自濟江太守江夏王義恭上表諫曰誕素無才畧畜養又寡自托王命士庶離散城內乏糧器械不足徒賴免

兵倉頭三四百人造次相附恩怨夙結臣始短慮謂一旬可殄而假息流遷七十餘日上將受律羣蕃兵峙銳卒精旅動以萬計大威所震未有成功臣雖凡怯猶懷憤踊陛下入翦封豕出討長蛇兵不血刃再興七百而蕞爾小醜遂延晷漏致皇赫斯怒將動乘輿此實臣下素食駑鈍之責行留百司莫不仰慙俯愧今盛暑被甲日費千金天威一麾孰不幸甚臣伏尋晉文王征淮南淹師出二百日方能制寇今誕猴糧垂竭背逆者多慶之等轉悟遲重之非漸見乘機之利且成旨頻降必應旦夕夷殄愚又以廣陵塗近人信易達雖爲江水約示不難且覩理者寡關塞者衆忽見雲旗移次京都旣當祗悚四方之志必有未達臣愚伏重思計今寧不當計小醜省生命以安遐邇之情又以長江險闊風波難期王者尚不乘危況乃汎不測之水昔魏文濟江遂有遺州之名今雖先天不違動干休慶龍舟所幸理必利涉然居安慮危不可不懼私誠款款冒啓赤心追用悚汗不自宣盡七月二日慶之率衆軍進攻尅其外城乘勝而進又尅小城誕聞軍入與卬靈賜走趨後園隊主沈胤之義征客周滿胡恩祖馳至誕執玉環刀與左右數人散走胤之等追及誕於橋上誕舉刀自衛胤之傷誕

面因墜水引出殺之傳首京邑時年二十七因葬廣陵
貶姓留氏同黨悉誅殺城內男京觀死者數千女口爲
軍賞誕母殷妻徐並自殺追贈殷長寧園淑妃嘉梁曠
誠節擢爲後將軍封周滿山陽縣侯食邑四百五十戶
胤之來陽子食邑三百五十戶胡思祖高平縣男食邑
二百戶臨川內史羊潛之以先協附誕伏誅誕爲南徐
州刺史在京夜大風飛落屋瓦城門及牀倒覆誕心惡
之及遷鎮廣陵入城衝風暴起揚塵晝晦又中夜閑坐
有赤光照室見者莫不怪愕左右侍直眠中夢人告之
曰官須髮爲鞘睡旣覺已失髻矣如此者數十人誕甚
怪懼大明二年發民築治廣陵城誕循行有人千輿揚
聲大罵曰大兵尋至何以辛苦百姓誕執之問其本末
荅曰姓夷名孫家在海陵天公去年與道佛共議欲除
此間民人道佛苦諫得止大禍將至何不立六慎門誕
問六慎門云何荅曰古時有言禍不入六慎門誕以其
言狂悖殺之又五音士忽狂易見鬼驚怖啼哭曰外軍
圍城城上張白布帆誕執錄二十餘日乃赦之城陷之
日雲霧晦暝白虹臨北門亘屬城內八年前廢帝卽位
義陽王昶爲征北將軍徐州刺史道經廣陵上表曰竊
聞淮南中霧眷求遺緒楚英流殛愛存丘墓並難結兩

臣義開二主法雖事斷禮或情申伏見故賊劉誕稱戎
犯節自貽逆命膏斧嬰戮在憲已彰但尋屬忝皇枝位
叨列辟一以罪終魂骸莫赦生均宗籍死同匹豎旅空
委雜封樹不修今歲月愈邁愆流豐往踐境興懷感事
傷目陛下繼明升運咸與惟新大德方臨哀矜未及夫
樂布哭市義犯雷霆田叔鉗赭志於夷戮況在天倫何
獨無感伏願稽若前准降申丹志乞薄改褊衲微表寃
宥則朽骨知榮窮泉識荷臨紙哽慟辭不自宣詔曰征
北表如此省以慨然誕及妻女並可以庶人禮葬并置
守衛太宗泰始四年又更改葬祭以少牢

廬江王禕字休秀文帝第八子也元嘉二十二年年十
歲封東海王食邑二千戶二十六年以爲侍中後軍將
軍領石頭戍寧遷完軍將軍南彭城下邳二郡太守散
騎常侍領戍如故出爲會稽太守將軍如故二十九年
遷使持節都督廣交二州荊州之始興臨安二郡諸軍
事車騎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元凶弒立進號安
南將軍未之鎮世祖踐祚復爲會稽太守加撫軍將軍
明年徵爲祕書監加散騎常侍尋出爲撫軍將軍江州
刺史進號平南將軍置吏大明二年徵爲散騎常侍中
書令領驍騎將軍給鼓吹一部常侍如故又出爲南豫

州刺史常侍將軍如故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領國子祭酒常侍如故五年詔曰昔韓衛異姓宗周之明憲三封殊級往晉之令典唯皇家創典盡弘斯義朕應天命光宅四海思所以憲章前式崇建懿親永垂畫一著于甲令諸弟國封竝可增益千戶七年進司空常侍祭酒如故前廢帝卽位加中書監太宗踐祚進太尉加侍中中書監給班劍二十人改封廬江王太祖諸子禕允允劣諸兄弟岷鄙之南平王鐸蚤薨鐸子敬淵婚禕往之白世祖借伎世祖答曰婚禮不舉樂且敬淵等孤苦倍非宜也至是太宗與建安王休仁詔曰人旣不比

西方公汝便爲諸王之長時禕住西州故謂之西方公也泰始五年河東柳欣慰謀反欲立禕禕與相訓和欣慰要結征北咨議參軍杜幼文左軍參軍宋祖珍前郡令王隆伯等禕使左右徐虎兒以金合一枚餉幼文銅鉢二枚餉祖珍隆伯幼文具奏其事上乃下詔曰昔周室旣盛二叔流言漢祚方隆七蕃迷叛斯寔事彰往代難興自古雖聖賢御極寓內紆患大尉廬江王藉慶皇枝蚤升寵樹幼無立德長缺修聲淡薄親情厚結行路狎昵羣細疏澁人士自朕撥亂定宇受命應天實尚敦睦克敷友于故崇殊爵超居上台而公常懷不平表於

宋書卷七十九 列傳 六
事迹公若德深望重宜膺大統朕初平暴亂豈敢當璧
自然推符奉璽大祚有歸且朕雖居尊極不敢自恃宗
室之事無不諮公不虞志欲難滿妄生寃怨積慮在矜
遂謀社稷曩者四方遘禍兵斤畿甸縉紳憂惶親賢同
憤唯公獨幸厥灾深忤時難晝則從禽遊肆夜則縱酒
絃歌側耳視陰企賊休問司徒休仁等並各令弟事兼
家國摧鋒履險各伐一方蒙霜踐棘辛勤已甚况身被
矢石否泰難虞悠悠之人尚有信分公未會有一函之
使遺半紙之書志棄五弟以餌讎賊自謂身非勲烈義
不參謀必期凶逆道申以圖輔相及皇威既震羣凶靡
蕩九有同慶萬國含欣而公容氣更沮下帷晦迹每規
天察宿懷協左道呪詛禱請謹事邪巫常被髮跣足稽
首北極遂圖畫朕躬勒以名字或加之矢刃或烹之鼎
鑊公在江州得一漢女云知吉凶能行厭呪大設供養
朝夕拜伏衣裝嚴整敬事如神令其呪詛孝武并及崇
憲祈皇室危弱統天稱已巫稱神旨必得如願後事發
覺委臯所生徼幸敍疆僅得自免近又有道士張寶爲
公見信事既彰露肆之于法公不知慙懼猶加營理遣
左右二人主掌殯舍顯行邪志罔顧吏司又挾閹豎陳
道明交關不逞傳驛音意投金散寶以爲信誓又使府

史徐虎兒招引邊將要結禁旅規害台輔圖犯宮掖公
受性不仁才非治用昔忝江州無稱被徵前莅會稽以
辜左黜公稽古寡聞嚴而無理言不暢寒暑惠不及帷
房朝野所輕措紳同侮豈堪輔相之地寧任莅民之職
非唯一朝有自來矣大明之世迄于永光公常留中未嘗
外撫何以在今方起嫌怨公少卽長人情無哀戚侍拜
長寧從祀宗廟顏無戚狀淚不垂臉兄弟長幼靡有愛
心昔因孝武御筵置酒心誠不箸于時義陽念遇本薄
遭公此譖益被猜嫌朕當時狼狽不服自理賴崇憲太
后譬解百端少蒙申亮得免殃責景和狂主醜毒橫流
初誅宰輔豺志方扇於建章宮召朕兄弟逼酒使醉公
因酒勢遂肆苦言云朕及休仁與太宰親數往必清閑
贈貺豐厚朕當時惶駭五內崩墜于其語次劣得小止
往又經在尋陽長公主第兄弟共集忽中坐忿怒厲色
見指以朕行止出入每不能固若得稱心規肆忿憾惟
公此旨蚤欲見滅而天道受善朕獲南面不長惡逆挫
公毒心自大明積費國弊民凋加景和奢虐府藏罄盡
朕在位甫爾卹義具瞻仍值終阻蜂起日耗萬金公卿
庶民傾產歸獻積受台奉貲畜優廣朕踐祚之初公請
故太宰東傳餘錢見入數百萬內不充養外不助國散

賜諂諛徧惠趨隸推心考行事類斯比羣小交構遂生
異圖籍籍之義轉盈民口公若地居衡寄任專入柄德
育於民勲高於物勢不自安於事爲可公旣才均櫟木
牽以曲全因高無民得守虛靜而坐作凶咎自闕深釁
由朕誠感無素爰至於此未尋多難惋慨實深凡人所
行各有本志朕博愛尚仁爲日已久尚能含讎恕臯箸
于觸事豈容於公不相隱忍但禍萌易漸去惡宜疾負
荷之重寧得坐觀且蔓草難除燎火須撲狡扇之徒宜
時誅剪已詔司戮肅正典刑公身居戚長情禮兼至準
之常科顧有惻怛宜少申國憲以弔不臧今以淮南宣
城歷陽三郡還立南豫州降公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南豫州刺史削邑千戶侍中王如故出鎮宣城上
遣腹心楊運長鎮兵防衛同黨柳欣慰徐虎兒陳道明
寧敬之間丘邈之樊平祖孟敬祖並伏誅明年六月上
又令有司奏禕忿懟有怨言請免官削爵土付宛陵縣
獄依法窮治不許乃遣大鴻臚持節兼宗正爲副奉詔
責禕逼令自殺時年三十五卽葬宣城子充明輔國將
軍南彭城東莞二郡太守廢徙新安歙縣後廢帝卽位
聽還京邑順帝昇明二年卒時年二十八無子
武昌王渾字休淵文帝第十子也元嘉二十四年九

歲封汝陰王食邑二千戶爲後軍將軍加散騎常侍索
虜南寇破汝陰郡徙渾爲武昌王少而凶戾嘗出石頭
怨左右人援防身刃斫之元凶弒立以爲中書令山陵
夕羸身露頭往散騎省戲因彎弓射通直郎周朗中其
枕以爲笑樂世祖卽位授征虜將軍南彭城東海二郡
太守出鎮京口孝建元年遷使持節監雒梁南北秦四
州荊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寧蠻校尉雒州刺史將
軍如故渾至鎮與左右人作文檄自號楚王號年爲永
光元年備置百官以爲戲笑長史王翼之得其手迹封
呈世祖上使有司奏免爲庶人下太常絕其屬籍徙居
始安郡上遣員外散騎侍郎戴明寶詰渾曰我與汝相
則同氣義則君臣遣任西蕃以同盤石云何一旦反欲
見圖文檄處分事迹炳然不忠不義乃可至此豈唯天
道助順逆志難克如其凶圖獲逞天下誰當相容前事
不遠足爲鑑戒加以頻歲釁難非起外人唯應相與厲
精以固七百汝忽復構此良可悲惋國雖有典我亦何
忍極法好自將養以保松喬之壽逼令自殺卽葬襄陽
時年十七大明四年聽還葬母江太妃墓次太宗卽位
追封爲武昌縣侯王翼之字季弼琅邪臨沂人晉黃門
侍郎徽之孫也官至御史中丞會稽太守廣州刺史諡

曰肅子

海陵王休茂文帝第十四子也孝建二年年十一封海陵王食邑二千戶大明二年以爲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北中郎將寧蠻校尉雍州刺史進號左將軍增邑千戶時司馬庾深之行府事休茂性急疾欲自專深之及主帥每案之常懷忿怒左右張伯超至所親愛多罪過主帥常加呵責伯超懼罪謂休茂曰主帥密疏官罪過欲以啓聞如此恐無好休茂曰爲何計伯超曰唯當殺行事及主帥且舉兵自衛此去都數千里縱大事不成不失入虜中爲王

休茂從之夜挾伯超及左右黃靈期蔡捷世騰穆之王寶龍來承道彭叔兒魏公子陳伯兒張駟奴楊興劉保余雙等率夾轂除於城內殺典籤楊慶出金城殺司馬庾深之典籤戴雙集徵兵衆建牙馳檄使佐吏上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黃鉞侍讀博士荀銑諫爭見殺伯超專任軍政殺害無已休茂左右曹萬期挺身斫休茂被創走見殺休茂出城行營諸議參軍沈暢之等率衆閉門拒之休茂馳還不得入義成太守薛繼考爲休茂盡力攻城殺傷甚衆暢之不能自固遂得入城斬暢之及同謀數十人其日參軍尹玄慶起義攻休茂生

禽之將出中門斬首時年十七毋妻皆自殺同黨悉伏
誅城中撓亂無相統領時尚書右僕射劉秀之弟恭之
爲休茂中兵參軍衆共推行府州事繼考以兵脅恭之
使作啓事云立義自乘驛還都上以爲未嘉王子仁北
中郎諮議參軍河南太守封冠軍縣侯食邑四百戶尋
事世伏誅恭之坐繫尚方以玄慶爲射聲校尉有司奏
絕休茂屬籍貶姓爲留上不許卽葬襄陽庾深之字彥
靜新野人也以事先朝見知元嘉二十九年自輔國長
史爲長沙內史南郡王義宣爲荆湘二州加深之寧朔
將軍督湘川七郡明年義宣爲逆深之據巴陵拒休茂
司馬見害之旦子孫亦死追贈深之冠軍將軍雍州刺
史荀詵員外散騎侍郎曹萬期始平太守

桂陽王休範文帝第十八子也孝建三年年九歲封順
陽王食邑二千戶大明元年改封桂陽王爲冠軍將軍
南彭城下邳太守三年出爲江州刺史尋加征虜將軍
邑千戶入爲祕書監領前軍將軍七年遷左衛將軍加
給事中前廢帝末元元元年轉中護軍領崇憲衛尉太宗
定亂以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徐南兗兗四州諸軍事鎮
北將軍南徐州刺史給鼓吹一部時薛安都據彭城反
叛遣從子索兒南侵休範進據廣陵督北討諸軍事加

南兗州刺史進征北大將軍加散騎常侍還京口解兗州增邑二千戶受五百戶泰始五年徵爲中書監中軍將揚州刺史常侍如故明年出爲使持節都督江郢司廣交五州豫州之西陽新蔡晉熙湘州之始興四郡諸軍事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尋加開府儀同三司未拜改授都督南徐徐南兗青冀六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南徐州刺史持節常侍開府如故未拜以驃騎大將軍還爲江州進督越州諸軍事給三望車一乘太宗遺詔進位司空改常侍爲侍中加班劔三十人休範素凡訥少知解不爲諸兄所齒遇太宗常指左右人謂王景文

曰休範人才不及此以我弟故生一便富貴釋氏願生王家良有以也及太宗晚年晉平王休祐以狼戾致禍建安王休仁以權逼不見容巴陵王休若素得人情又以貲害唯休範謹澁無才能不爲物所向故得自保而常懷憂懼恒慮禍及及太宗晏駕主幼時艱素族當權近習秉政休範自謂宗戚莫二應居宰輔事旣不至怨憤彌結招引勇士繕治器械行人經過尋陽者莫不降意折節重加問遣闕二字留則傾身接引厚相資給於是遠近同應從者如歸朝廷知其有異志密相防禦雖未表形迹而讒難已成母荀太妃薨葬廬山以示不還之志

解侍中時夏口闕鎮朝議以居尋陽上流欲樹置腹心
重其兵力元徽元年乃以第五皇弟晉熙王燮爲郢州
刺史長史王真行府州事配以資力出鎮夏口慮爲休
範所撥留自太浹去不過尋陽休範大怒欲舉兵襲朝
廷密與典籤新蔡人許公與謀之表治城池修起樓堞
多解榜板擬以備用其年進位太尉明年五月遂舉兵
反虜發百姓船乘使軍隊稱力請受付以榜解板合手
裝治二三日間便悉整辦率衆二萬鐵騎數百匹發自
尋陽晝夜取道書與袁粲褚淵劉秉曰夫治政任賢宜
親疎相輔得其經緯則結繩可及失其規矩則危亡可
期漢承戰國之餘傷周室衰殄立磐石之宗而致七
之亂魏革漢典創於前失遂使諸王絕朝聘之禮是以
根踈葉枯政移異族今宗室衰微自昔未有泰寧之世
足以爲譬孤子忝枝皇族預關興毀雖欲忘言其可得
乎高祖武皇帝升叡三光滌紛四表太祖文皇帝欽明
冠古資乾承曆秉鉞西服鳴鑿東京搜賢選能納奇賞
異孝武皇帝岐嶷天縱先機雷發陵波靜亂宏業中興
儲嗣不腆遂貽禍難于時建安王以家難頻遘宜立長
主明皇帝恢朝淵懿仁潤含遠奉戴南面允合天人而
太尉以年長居卑怨心形色柳欣慰等規行不軌事迹

披猖驃騎以忤顏失旨應對不順在蕃刻削怨結人鬼
先帝明於號令豈枉法爲親二王之釁實自由已但司
徒巴陵王勞謙爲國中流事難有不世之勲奉時如天
事兄猶父非唯令友信爲國器唐叔之忠而受管蔡之
罪親戚哀憤行路嗟歎王地籍光潔德厭民望並無寸
罪受斃讒邪先帝穆於友于留心親戚去昔事平之後
面受詔誨禮則君臣樂則兄弟升級賜賞動不移年撫
慰孜孜恒如不足豈容一旦闕牆致此禍害良有由也
先帝寢疾彌年體疲膳少雖神照無虧而慮有失德補
闕拾遺責在左右于時出入臥內唯有運長道隆羣細
無狀因疾違禍見上不和知無瘳拯慮晏駕之日長王作
輔奪其寵柄不得自專是以內假帝旨外託朝議諛辭
詭貌萬類千端升進姦回屠斥賢哲外矯天則內誣人
鬼是以星紀違常義望失度昔魏顆擇命春秋美之秦
穆殉良詩有明刺臣子之節得失必書不及匡諫猶以
爲罪交聞蒼蠅驅扇禍戮爵以貨重才由貧輕先帝舊
人無罪黜落薦致鄉親偏布朝省諂諛親狎者飛榮玉
除靜立貞粹者柴門生草事先關已雖非必行若不諮
詢雖是必抑海內遠近人誰不知未解執事不加斧鉞
遂致先帝有殺弟之名醜聲遺於君父格以古義豈得

爲忠先帝崩殂若無天地理痛常情便應赴泣但兄弟
枉酷已陷讒細孤子已下復觸姦機是以望陵墳而摧
裂想鑿旂而抽慟雖復才違寄寵而地屬負荷顧命之
辰曾不見及分崩之際詔出兩豎天誘其衷得居乎外
若受制羣邪則玉石同碎矣以宇宙之基一旦受制卑
瑣劉氏家國使小人處分終古以來未有斯酷昔石顯
曹節方今爲優而望之仲舉由以致弊至於遭逢醜惡
豈有古今者乎諸賢曹籍冠冕世歷忠貞位非恩樹孰
豈寵結憂國勤王社稷之鎮豈可含縱讒凶坐觀傾覆
自惟宋室未殞得以推移者正內賴諸賢防勒姦軌外

有孤子跨據中流而人非金石何能支久走一虧落則
本根莫庇當今主上冲幼宜明典章征虜之鎮不見慰
省逆旅往來尚有顧眄骨肉何難逼使離隔禽獸之心
橫生疑貳經由此者每加約截同惡相求有若市賈以
孤子知其情狀恒恐以此乘之錯勸州郡過見防禦近
遣西南二使統內宣傳不容恐懼卽遣啓并有別書若
以孤子有過便應鳴鼓見伐如其不爾宜令各有所歸
與殺不辜憲有常辟三公之使無罪而斬鄙雖不肖天
子之季父卑小主者敢不如是乎孤子承奉今上如事
先朝夙宵恭謹散心雲日瞻望表驛相從江衢有何虧

違頓至於此既已甘心其可再乎如往來所說以孤子
納士爲允此輩懼其身罪豈爲國計在昔四豪列國公
子猶博引廣納門客三千況孤子位居鼎司捍衛畿甸
且今與昔異咸所知也狡虜陵掠江淮侵逼主上年穉
宗室衰微邪僭用命親賢結舌疆場嬰塗炭之苦征夫
有勤役之勞瓜時不代齊猶致禍況長淮戍卒歷年怨
忠不務拓遠強邊而先事國君親戚以此求心何事非
亂又以繕治盆壘復致蹀聲自晉宋之灾積貯百萬孤
子則鎮會不數千里且修城池整郭邑爲治常理復何
足致嫌邪若以中流清蕩則任農夫不應實力強兵作

鎮姑孰俱防寇害豈得獨嫌於此昔成王之明而爲流
言致惑若使金滕不開則周公無以自保樂毅歸趙不
忍謀燕況孤子禮則君臣恩猶父子者乎所以枕戈泣
血祗以兄弟之讐爾觀其不逞之意豈可限量設使遂
其虐志諸君欲安坐得乎脣亡齒寒理不難見桂蠹必
除人邪必翦枉突徙薪何勞多力望便執錄二豎以謝
冤魂則先帝不失順悌之名宋世無枉筆之史此州地
居形要路枕九江控弦跨馬越關而至重氣輕死排藪
競出練甲照水總戈成林剝此纖隸何患不克但千鈞
之弩不爲懸鼠發機欲使薰蕕內辨晉陽外息爾功有

所歸不亦可乎便當投命有司謝罪天闕同奉溫清齊
心庶事伊霍之任非君而誰周邵之職頗以自許左提
右挈無愧古人昔平勃剛斷產祿蚤誅張溫趙起文臺
扼腕事之樞機得失俄頃往車今轍庶無惑焉近持此
意申之沈攸其憤難不解諸王致此既知禍原銳然奮
發蓄兵厲卒以俟同舉張典世發都日受制凶黨揚颿
直逝遂不見遇孤子近遣信申述姦禍方大惻惋追恨
前迷比者信使每申勤款王奐佐郢兵權在握厥督屠
狂朝野嗟痛猶父之怨寧可與之比肩孤子此舉增其
忱慨義之所勸其應猶響諸君或未得此意故先告

從倚一隅遲及委問孤子哀疾尪毀窮盡無日庶規史
籒死不忘本臨紙荒哽言不詮第大雷成主杜道欣馳
下告變道欣至一宿休範已至新林朝廷震動平南將
軍齊王出次新亭壘領軍將軍劉劭前兗州刺史沈懷
明據石頭征北將軍張永屯白下衛將軍袁粲中軍褚
淵尚書左僕射劉秉等入衛殿省時事起倉卒不暇得
更處分開南北二武庫隨將士意取休範於新林步止
及新亭壘自臨城南於臨滄闕上以數十人自衛屯騎
校尉黃回見其可乘乃僞往請降拜宣齊王意旨休範
大悅以二子德宣德嗣付回與爲質至卽斬之回與越

騎校尉張敬兒直前斬休範首持還左右並奔散初休
範自新林分遣同黨杜耳丁文豪杜墨蠡等直向朱雀
門休範雖死墨蠡等不相知聞王道隆率羽林兵在朱
雀門內聞賊至急召劉劬劬自石頭來赴仍遣桁南戰
敗死之墨蠡等乘勝直入朱雀門王道隆爲亂兵所殺
墨蠡等唱云遣隊士陳靈寶齎首詣臺道逢賊棄首於
水挺身得達雖唱云已平而無以爲據衆愈疑惑張永
棄衆於白下沈懷明於石頭奔散無軍典籤茅恬開東
府納賊墨蠡逕至杜姥宅中書舍人孫千齡開關明門
出降宮省恇擾無復固志時庫藏賞賜已盡皇太后太
妃剔取宮內金銀器物以充用羽林監陳顯達率所領
於杜姥宅與墨蠡戰破之至宣陽御道諸賊一時奔散
斬墨蠡文豪及同黨姜伯玉柳仲虔任天助等許公與
走還新茶村民斬送之晉熙王奭自夏口遣軍平尋陽
德嗣弟青牛智藏並伏誅詔建康秣陵二縣收歛諸軍
死者并殺賊屍並加藏埋
史臣曰語有之投鼠而忌器信矣阮佃夫王道隆專用
主命臣行君道識義之徒咸思戮以馬劒休範馳兵象
魏矢及君屋忠臣義士莫不銜膽爭先夫以邪附君猶
或自免況於仗正順以爭主哉

梁沈約撰
列傳第四十
孝武帝十四王
梁沈約撰

史書卷八十一

列傳第四十

梁沈約撰

孝武帝十四王

孝武帝二十八男文穆皇后生廢帝子業豫章王子尚
陳淑媛生晉安王子勳阮容華生安陸王子綏徐昭容
生皇子子深何淑儀生松滋侯子房史昭華生臨海王
子頊殷貴妃生始平孝敬王子鸞次永嘉王子仁與皇

康照二十五年重修

史書卷八十一

列傳

子子深同生何婕妤生皇子子鳳謝昭容生始安王子
真江婕妤生皇子子玄史昭儀生邵陵王子元次齊敬
王子師與始平孝敬王子鸞同生江美人生皇子子衡
楊婕妤生淮南王子孟次皇子子況與皇子子玄同生
次南平王子產與永嘉王子仁同生次晉陵孝王子雲
次皇子子文並與始平孝敬王子鸞同生次廬陵王子
與與淮南王子孟同生次南海哀王子師與始平孝敬
王子鸞同生淮陽思王子霄與皇子子玄同生次皇子
子雍與始安王子真同生次皇子子趨與皇子子鳳同
生次皇子子期與皇子子衡同生次東平王子嗣與始
安王子真同生杜容華生皇子子悅安陸王子綏南平
王子產廬陵王子輿並出繼皇子子深子鳳子玄子衡
子況子文子雍未封早天子趨子期子悅未封為明帝
所殺

豫章王子尚字孝師孝武帝第二子也孝建三年年六
歲封西陽王食邑二千戶仍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
北中郎將南兗州刺史其年遷揚州刺史大明二年加
撫軍將軍二年分浙江西立王畿以浙江東為揚州命王
子尚都督揚州江州之鄱陽晉安建安二郡諸軍事揚
州刺史將軍如故給鼓吹一部五年改封豫章王戶邑

宋書卷八十一 列傳 二十一
如先領會稽太守七年加使持節進號車騎將軍其年
又加散騎常侍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時東土大旱鄞
縣多鰥田世祖使子尚上表至鄞縣勸農又立左學召
生徒置儒林祭酒一人學生師敬位北州治中文學祭
酒一人比西曹勸學從事二人比祭酒從事前廢帝卽
位罷王畿復舊徵子尚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領尚
書令解督東揚州餘如故初孝建中世祖以子尚太子
母弟上甚留心後新安王子鸞以母幸見愛子尚之寵
稍衰既長人才凡劣凶慝有廢帝風太宗殞廢帝稱太
皇后令曰子尚頑凶極悖行乖天理楚玉姪亂縱慝義
絕人經並可於第賜盡子尚時年十六楚玉山陰公主
也廢帝改封爲會稽郡長公主食湯沐邑二千戶給鼓
吹一部加班劔二十人未及拜受而廢帝敗楚玉肆情
淫縱以尚書吏部郎褚淵貌美請自侍十日廢帝許之
淵雖承旨而行以死自固楚玉不能制也

晉安王子勛字孝德孝武帝第三子也大明四年年五
歲封晉安王食邑二千戶仍都督南兗州徐州之東海
諸軍事征虜將軍南兗州刺史七年改督江州南豫州
之晉熙新蔡郢州之西陽三郡諸軍事前將軍江州刺
史八年遷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

隨二郡諸軍事鎮軍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未拜而
世祖崩以鎮軍將軍還爲江州本官如故眼患風爲世
祖所不愛景和元年加使持節時廢帝任凶多所誅害
前撫軍諮議參軍何邁少好武頗招集才力之士邁先
尚太祖女新蔡公主帝詐云主薨殺宮人代之顯加殯
葬而納主於後宮深忌邁邁慮禍及謀因帝出行爲變
迎立子勛事泄帝自率宿衛兵誅邁使八座奏子勛與
邁通謀又手詔子勛曰何邁殺我立汝汝自計孰若孝
武邪可自爲其所遣左右朱景雲送藥賜子勛死景雲
至盆口停不進遣信使報長史鄧琬琬等因奉子勛起
兵以廢立爲名太宗定亂進子勛號車騎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琬等不受命傳檄京邑泰始二年正月七日奉
子勛爲帝卽僞位於尋陽城年號義嘉元年備置百官
四方並響應威震天下是歲四方貢計並詣尋陽遣左
衛將軍孫沖之等下據赭圻又遣豫州刺史劉胡率大
衆來屯譙尾又遣安北將軍袁顥總統衆軍臺軍屯據
前谿斷顥等糧援胡遣將攻之大敗於是焚營遁走顥
聞胡去亦棄衆南奔沈攸之諸軍至尋陽誅子勛及其
母同逆皆夷滅子勛死時年十一卽葬尋陽廬山
松滋侯子房字孝良孝武帝第六子也大明年年五

歲封尋陽王食邑二千戶仍爲冠軍將軍淮南宣城二郡太守五年遷豫州刺史將軍淮南太守如故六年改領宣城太守七年進號右將軍解宣城餘如故前廢帝永光元年遷東揚州刺史將軍如故景和元年罷東揚州子房以本號督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嘉五郡諸軍事會稽太守太宗卽位改督爲都督進號安東將軍太守如故又徵爲撫軍領太常長史孔顛不受命舉兵反應晉安王子勛卽僞位進子房號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三吳晉陵並受命於顛太宗遣衛將軍巴陵王休若督諸將吳喜等東討戰無不捷以次平定上虞令王晏起兵殺顛囚子房送還京都上宥之貶爲松滋縣侯食邑千戶司徒建安王休仁以子房兄弟終爲禍難勸上除之乃下詔曰不虞之釁著自終古情爲法屈聖達是遵朕埽穢定傾再全寶業遠惟鴻基猥當負荷思弘治道務盡敦睦而妖豎違扇安造異圖自西南阻兵東夏侵斥都鄙羣凶密相脣齒路休之兄弟專作謀主規興禍亂令舍人嚴龍覘覲宮省以羽林出討宿衛單蹙候隙伺間將謀竊發劉祇在蕃規相應援通言北寇引令過淮頃休範濟江潛欲拒捍賴卜祚靈長姦回弗逞陰慝已露宜盡憲辟寔以方難未夷曲加遵養令王化

帖泰宜辨忠邪清流不壅燎火難滅便可委之有司肅
正刑典松滋侯子房等淪陷逆徒協同醜悖遂與籛帥
羣小潛通南爨連結祗等還圖朕躬雖咎戾已彰在法
無宥猶子之情良所未忍可廢爲庶人徙付遠郡於是
竝殺之子房時年十一路休之等以崇思太后既崩自
慮將來不立不自安劉祗在南兗州有志爲逆嚴龍太
祖元嘉中已爲中書舍人南臺御史世祖又以爲舍人
甚見委信景和泰始之際至越騎校尉右軍將軍至是
懷異端故及於誅

臨海王子頊字孝列孝武帝第七子也大明四年年五
歲封歷陽王食邑二千戶仍爲冠軍將軍吳興太守五
年改封臨海王戶邑如先其年遷使持節都督廣交二
州湘州之始興始安臨賀三郡諸軍事征虜將軍平越
中郎將廣州刺史未之鎮徙荊州刺史將軍如故八年
進號前將軍前廢帝卽位以本號都督荆湘雍益梁寧
南北秦八州諸軍事刺史如故明帝卽位解督雍州以
爲鎮軍將軍丹陽尹尋留本任進督雍州又進號平西
將軍長史孔道存不受命舉兵反以應晉安王子勛子
勛卽僞位進號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龍尾奔敗吳喜
張興世等軍至子頊賜死時年十一葬巴陵

始平孝敬王子鸞字孝羽孝武帝第八子也大明四年
年五歲封襄陽王食邑二千戶仍爲東中郎將吳郡太
守其年改封新安王戶邑如先五年遷北中郎將南徐
州刺史領南琅邪太守母殷淑儀寵傾後宮子鸞愛冠
諸子凡爲上所盼遇者莫不入子鸞之府國及爲南徐
州又割吳都以屬之六年丁母憂追進淑儀爲貴妃班
亞皇后諡曰宣葬給輜輶車虎賁班劍鑿輅九旒黃屋
左纛前後部羽葆鼓吹上自臨南掖門臨過喪車悲不
自勝左右莫不感動上痛愛不已擬漢武李夫人賦其
詞曰朕以亾事棄日閱覽前王詞死見李夫人賦悽其

有懷亦以嗟詠久之因感而會焉巡靈周之殘冊略鴻漢
之遺象弔新宮之奄映嘒璧喜之蕪踐賦流波以謠思詔
河濟以崇典雖媛德之有載竟滯悲其何遣訪物運之榮
落訊雲霞之舒卷念桂枝之秋實惜瑤華之春翦桂枝折
兮沿歲傾瑤華碎兮思聯情形殿閉兮素塵積翠兜蕪兮
紫苔生寶羅暘兮春幌垂珍簾兮今夏幃扇秋臺側兮碧
煙凝冬宮列兮朱火清流律有終深心無歇徒倚雲日襄
回風片思玉步於鳳舞想金聲於鸞闕竭方池而飛傷損
圓淵而流咽端蚤朝之晨罷泛輦路之晚清羈南陸蹕聞
闔轅北津警承明面縞館之酸素造松帳之葱青俛衆胤

而慟與撫藐女而悲生雖哀終其已切將何慰於爾靈存
飛榮於景路沒申藻於服車垂葆旒於昭術竦鸞劍於清
都朝有儷於徵準禮無替於粹圖闕瑤光之密陞宮虛梁
之餘陰俟玉羊之晨照正金雞之夕臨升雲磐以引思鑄
鴻鍾以節音文七星於霜野旗二燿於寒林中雲枝之天
秀寓坎泉之曾岑屈封羸之自古申反周乎在今遣雙靈
今違孝思附孤魂兮展慈心伊鞠報之必至諒顯晦之同
深予棄西楚之齊化略東門之遙袞淪漣兩拍之傷奄抑
七萃之箴又諷有司曰典禮云天子有后有夫人檀弓云
舜葬蒼梧云二妃不從婚義云后立六宮有二夫人然則

三妃則三夫人也后之有三妃猶天子之有三公也按周
禮三公八命諸侯七命三公既尊於列國諸侯三妃亦貴
於庶邦夫人據春秋傳仲子非魯惠公之元嫡尚得考彼
別宮今貴妃蓋天秩之崇班理應初立新廟尚書左丞徐
爰之又議宣貴妃既加殊命禮絕五宮考之古典顯有成
據廟堂克構宜選將作大臣知宗廟事子鸞攝職以本官
兼司徒進號撫軍司徒給鼓吹一部禮儀並依正公又加
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八年加中書令領司徒前廢帝卽位
解中書令領司徒加持節之鎮帝素疾子鸞有寵卽誅羣
公乃遣使賜死時年十歲子鸞臨死謂左右曰願身不復

生王家同生弟妹並死仍葬京口太宗卽位詔曰夫紆寃
申痛雖往必追緣情惻愛感事彌遠故使持節都督南徐
州諸軍事撫軍將軍南徐州刺史新安王子鸞夙表成器
蚤延殊寵方樹美業克光蕃維而凶心肆忌奄羅橫禍興
言未傷有兼常懷宜旂天秀以雪沈魂可贈使持節侍中
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司徒南徐州刺史王如故第十
二皇女第二皇子子師俱嬰謬酷有增酸悼皇女可贈縣
公主子師復先封爲南海王並加徽謚又曰哀枉追遠
仁道所弘與滅繼絕盛典斯貴朕務古思治恩禮必敷
異族猶敦況在迦厥故新除使持節侍中都督南徐兗

二州諸軍事司徒南徐州刺史新安王子鸞年雖冲弱
性識早茂鍾慈世祖冠寵列蕃值景和凶虐橫羅酷禍
國胤無主寃祀莫寄尋念痛悼夙軫于懷可以建平王
景素息延年爲嗣追改子鸞封爲始平王食邑千戶改
葬秣陵縣龍山延年字德冲泰始四年薨時年四歲謚
曰冲王明年復以長沙王纂子延之爲始平王紹子鸞
後順帝昇明三年薨國除
永嘉王子仁字孝和孝武帝第九子也大明五年年五
歲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北
中郎將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封永嘉王食邑二千戶仍

遷東中郎將吳郡太守六年又遷丹陽尹七年兼衛尉
前廢帝卽位加征虜將軍領衛尉丹陽尹如故尋出爲
左將軍南兗州刺史景和元年遷南徐州刺史將軍如
故泰始元年又遷中軍將軍領太常未拜徙護軍將軍
四方平定以爲使持節都督相廣交三州諸軍事平南
將軍湘州刺史太宗遣主書趙扶公宣旨於子仁曰汝
一家門戶不建幾覆社稷天未亡宋景命集我上流迷
愚相扇四海同惡若非我修德御天下三祖基業一朝
墜地汝輩便應淪於異族之手我昔兄弟近二十人零
落相繼存者無幾唯司徒年長令德作輔皇家門戶所

憑唯我與司徒二人而已尚未能厭百姓姦心餘諸王
亦不堪贊治我惟有太子一人司徒世子年又幼弱桂
陽巴陵並未有繼體正賴汝輩兄弟相倚爲疆庶使天
下不敢闕覘王室汝輩始十餘歲裁知俛仰當今諸舍
細弱殆不免人輕陵若非我爲主劉氏不辦今日沒諸
兄弟冲眇爲羣凶所逼誤途與百姓還圖骨肉於汝在
心不得無媿卽日四海就寧息化方始方今處汝湘州
汝年漸長足知善惡當每思刻厲奉朝廷爲心爵秩自
然與年俱進我垂猶子之情著於萬物汝亦當知好憶
我敕旨司徒建安王休仁南討猶未還旣還白上以將

來非社稷計宜並爲之所未拜賜死時年十歲

始安王子真字孝貞孝武帝第十一子大明五年年五

歲封始安王食邑二千戶仍爲輔國將軍吳興太守七

年遷使持節監廣交二州始興始安臨賀三郡諸軍事

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將軍如故不之鎮遷征虜將軍南

彭城太守領石頭戍事景和元年爲丹陽尹將軍如故

尋復爲南兗州刺史將軍如故泰始二年遷左將軍丹

陽尹未拜賜死時年十歲

邵陵王子元字孝善孝武帝第十三子也大明六年年

五歲封邵陵王食邑二千戶八年以爲度支校尉秦南

沛二郡太守仍爲冠軍將軍南琅邪泰山二郡太守景

和元年出爲湘州刺史將軍如故未之鎮至尋陽值晉

安王子勛爲逆留不之鎮進號撫軍將軍事平賜死時

年九歲

齊敬王子羽字孝英孝武帝第十四子也大明二年生

三年卒追加封謚

淮南王子孟字孝光孝武帝第十六子也大明七年年

五歲封淮南王食邑二千戶時世祖改豫州之南梁郡

爲淮南國罷南豫州之淮南郡并宣城前廢帝卽位二

郡並復舊子孟仍國名度食淮南郡景和元年爲冠軍

將軍

將軍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泰始二年改封安成王戶
邑如先未拜賜死時年八歲

晉陵孝王子雲字孝舉孝武帝第十九子也大明六年
年四歲封晉陵王食邑二千戶未拜其年薨

南海哀王子師字孝友孝武帝第二十二子也大明七
年年四歲封南海王食邑二千戶未拜景和元年為前

廢帝所害時年六歲太宗即位追諡

淮陽思王子霄字孝雲孝武帝第二十三子也大明五
年生八年薨追加封諡

東平王子嗣字孝叔孝武帝第二十七子也大明七年

生仍封東平王食邑二千戶繼東平沖王休倩休倩母

顏性理嚴酷泰始二年子嗣所生母景寧園昭容謝上

表曰故東平沖王休倩託芟璿極岐嶷夙表降年弗末

遺胤莫傳孝武皇帝敕妾子臣子嗣出繼為後既承國

祀方奉丞薦庶賈遐慶式延于遠而妾顏訓養非恩撫

導乖理情闕引進義違負賴昔世祖平日詭申慈愛崩

背未幾真性便發猶逼畏崇憲少欲藏奄自茲以後專

縱嚴酷寔顯布宗戚宣灼宮闈用傷人倫爰劓行路妾

天屬冥至感切實深伏願乾渥廣臨曲垂照賜復改命

還依本屬則妾母子雖預之辰猶生之年許之其年賜

死時年四歲

武陵王贛字仲敷明帝第九子也泰始六年生其年詔曰世祖孝武皇帝雖恃尊愷惠勲狹政弛樂飲無饜事因於寧奉任威縱費義緣於務寡故以積怨動天流殃胤嗣景和肇屢義嘉成禍世祖繼體陷憲無遺昔皇家中圯含生懼滅賴英孝感奮掃雪寃耻勲績墜歷拯茲窮氓繼絕追遠禮訓攸尚況既帝且兄而缺斯典今以第九子智隨奉世祖爲子武陵郡大明之世事均代邦可封智隨武陵王食邑五千戶尋世祖一門女累不少既無釐總義須防閑諸侯雖不得祖稱天子而事有一

家之切且歸寧有所痲疾相營得失是任閨房有稟朕應天在位恩深九族庶此足申追睦之懷敷愛之旨後廢帝元微四年出爲使持節督南徐州刺史順帝昇明元年遷持節督郢州司州之義陽諸軍事前將軍郢州刺史二年爲沈攸之所圍徙都督荆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荊州刺史持節如故攸之平乃之鎮其年薨時年九歲國除

史臣曰晉安諸王提挈羣下以成其釁亂遂至九域沸騰難結天下而世祖之亂亦殲焉彊不知弱義在於此

也

朱書卷八十一

列傳

十三

朱書卷八十一

列傳第四十一

梁沈約撰

劉秀之

顧琛

顧觀之

劉秀之字道實東莞莒人司徒劉穆之從兄子也世居京口祖爽尚書都官郎山陰人父仲道高祖克京城以補建武參軍與孟昶留守事之以為餘姚令卒官秀之少孤貧有志操十許歲時與諸兒戲於前渚忽有大蛇

朱書卷八十一

朱書卷八十一

朱書卷八十一

朱書卷八十一

來勢甚猛莫不顛沛驚呼秀之獨不動衆並異焉東海
何承天雅相知器以女妻之元欽之爲朱齡石右軍參
軍隨齡石敗沒秀之哀戚不歡宴者十年景平二年除
駙馬都尉奉朝請家貧求爲廣陵郡丞仍除撫軍江夏
王義恭平北彭城王義康行參軍出爲無錫陽羨烏程
令竝著能名元嘉十六年遷建康令除尚書中兵郎重
除建康性纖密善糾擿微隱政甚有聲吏部尚書沈演
之每稱之於太祖世祖鎮襄陽以爲撫軍錄事參軍襄
陽令襄陽有六門堰良田數千頃堰久決壞公私廢業
世祖遣秀之脩復雍部由是大豐改領廣平太守二十
五年除督梁南北秦三州諸軍事寧遠將軍西戎校尉
梁南秦二州刺史時漢川飢饉境內騷然秀之善於爲
政躬自儉約先是漢川悉以絹爲貨秀之限令用錢百
姓至今受其利二十七年大舉北伐遣輔國將軍楊文
德巴梓潼二郡太守劉弘宗受秀之節度震蕩汧隴秀
之遣建武將軍錫千秋二千人向子午谷南口府司馬
竺宗之三千人向駱谷南口威遠將軍梁尋千人向斜
谷南口氏賊楊高爲寇秀之討之斬高兄弟元凶弒逆
秀之聞問卽日起兵求率衆赴襄陽司空南譙王義宣
不許寧遠使持節督益寧二州諸軍事寧朔將軍益

州刺史折留俸祿二百八十萬付梁州鎮庫此外蕭然
梁益二州土境豐富前後刺史莫不營聚蓄多者致萬
金所攜賓寮並京邑貧士出爲郡縣皆以苟得自資秀
之爲治整肅以身率下遠近安悅焉南譙王義宣據荆
州爲逆遣參軍王曜徵兵於秀之秀之卽日斬曜戒嚴
遣中兵參軍韋山松萬人襲江陵出峽竺超民遣將席
天生逆之山松一戰卽梟其首進至江陵爲魯爽所敗
山松見殺其年進號征虜將軍改督爲監持節刺史如
故以起義功封康樂縣侯食邑六百戶明年遷監郢州
諸軍事郢州刺史將軍如故未就大明元年徵爲右

將軍明年遷丹陽尹先是秀之從叔穆之爲丹陽與子
弟於廳事上飲宴秀之亦與焉廳事柱有一穿穆之謂
子弟及秀之曰汝等試以栗遙擲此柱若能入穿後必
得此郡穆之諸子並不能中唯秀之獨入焉時賒市百
姓物不還錢市道嗟怨秀之以爲非宜陳之甚切雖納
其言竟不從用廣陵王誕爲逆秀之入守東城其年遷
尚書右僕射四年改定制令疑民殺長史科議者謂值
赦宜加徙送秀之以爲律文雖不顯民殺官長之旨若
值赦但止徙送便與悠悠殺人曾無一異民敬官長比
之父母行害之身雖遇赦謂宜長付尚方窮其天命家

口令補兵從之明年領太子右衛率五年雍州刺史海陵王休茂反爲土人所誅遣秀之以本官慰勞分別善惡事畢還都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安北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上車駕幸新亭視秀之發引將徵爲左僕射事未行八年卒時年六十八上甚痛惜之詔曰秀之識局明遠才應通暢誠著蕃朝績宣累嶽往歲臣逆交構首義萬里及職司端尹贊戎兩宮嘉謀徽譽寔彰朝野漢南法繁民嘆屬行良牧故暫輟心膂外弘風規出未踰基德庇西服詳考古烈旅觀終始淳心忠槩無以尚

茲方式亮皇猷入衛根本奄至薨逝震慟于朕心生之典未窮寵數哀終之禮宜盡崇飾兼履謙守約封社弗廣興言悼往益增痛恨可贈侍中司空持節都督荆史校尉如故并增封邑爲千戶謚爲忠成公秀之野率無風采而心力堅正上以其莅官清潔家無餘財賜錢二十萬布三百匹子景遠嗣官至前軍將軍景遠卒子儁齊受禪國除秀之弟粹之晉陵太守

顧琛字弘瑋吳郡吳人也曾祖和晉司空祖履之父悛並爲司徒左西掾琛謹確不尚浮華起家州從事駙馬都尉奉朝請少帝景平中太皇太后崩除大匠丞彭城

王義康右軍驃騎參軍晉陵令司徒參軍尚書庫部郎
本邑中正元嘉七年太祖遣到彥之經略河南大敗悉
委棄兵甲武庫爲之空虛後太祖宴會有荒外歸化人
在坐上問琛庫中仗猶有幾許琛詭荅有十萬人仗舊
武庫仗祕不言多少上旣發問追悔失言及琛詭對上
甚喜尚書寺門有制八座以下門生隨人者各有差不
得雜以人士琛以宗人顧碩頭寄尚書張茂度門名而
與碩頭同席坐明年坐遣出免中正凡尚書官大罪則免
小罪則遣出遣出者百日無代人聽還本職琛仍爲彭
城王義康所請補司徒錄事參軍山陰令復爲司徒錄
事遷少府十五年出爲義興太守初義康請琛入府欲
委以腹心琛不能承事劉湛故尋見斥外十九年徙東
陽太守欲使琛防守大將軍彭城王義康固辭許旨廢
黜還家積年二十七年索虜南至瓜步權假琛建威將
軍尋除東海王禕冠軍司馬行會稽郡事隨王誕代禕
復爲誕安東司馬元凶獄立分會稽五郡置會州以誕
爲刺史卽琛爲會稽太守加五品將軍置將佐誕起義
加冠軍將軍事平遷吳興太守孝建元年徵爲五兵尚
書未拜復爲寧朔將軍吳郡太守以起義功封永新縣
五等侯大明元年吳縣令張闔坐居母喪無禮下廷尉

錢唐令沈文秀判劾違謬應坐被彈琛宣言於衆聞被
劾之始屢相申明又云當啓文秀留縣世祖聞之大怒
謂琛賣惡歸上免官琛母老仍停家琛及前西陽太守
張牧並司空竟陵王誕故佐誕待琛等素厚三年誕據
廣陵反遣客陸延稔齎書赦琛爲征南將軍牧爲安東
將軍琛子前尚書郎質素爲諮議參軍寶素弟前司空
參軍寶先爲從事中郎牧兄前吳郡丞濟爲冠軍將軍
從弟前司空主簿晏爲諮議參軍時世祖以琛素結事
誕或有異志遣使就吳郡太守王曇生誅琛父子會延
稔先至琛等卽執斬之遣二子送延稔首啓世祖曰

誕猖狂遂構豐逆凡在舍齒莫不駭惋臣等預荷國恩
特百常憤忽以今日二十四日中獲賊誕疏欲見邀誘
臣卽共執錄僞使并得誕與撫軍長史沈懷文揚州別
駕孔道存撫軍中兵參軍孔璪前司兵參軍孔桓之前
司空主簿張晏書具列本郡太守王曇生臣卽日便應
星馳歸骨輦轂臣母年老身在侍養輒遣息寶素寶先
束骸詣闕世祖所遣誅琛使其日亦至僅而獲免上嘉
之召琛出以爲西陽王子尚撫軍司馬牧爲撫軍中兵
參軍琛母孔氏時年百餘歲晉安帝隆安初琅邪王廠
於吳中爲亂以女爲貞烈將軍悉以女人爲官屬以孔

氏爲司馬及孫恩亂後東土飢荒人相食孔氏散家糧以賑邑里得活者甚衆生子皆以孔爲名焉琛仍爲吳興太守明年坐郡民多翦錢及盜鑄免官六年起爲大司農都官尚書新安王子鸞北中郎司馬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隨府轉撫軍司馬太守如故前廢帝卽位復爲吳郡太守太宗泰始初與四方同反兵敗奉母奔會稽臺軍旣至歸降寶素與琛相失自殺琛尋丁母憂服闋起爲員外常侍中散大夫後廢帝元徽三年卒時年八十六寶先大明中爲尚書水部郎先是琛爲左丞荀萬秋所劾及寶先爲郎萬秋猶在職自陳不拜世祖詔

曰敕違糾慢憲司之職若理有不公自當更有釐正而自頃刻無輕重輒致私絕此風難長主者嚴爲其科寔先蓋依附世准不足問先是宋世江東貴達者會稽孔季恭季恭子靈符吳興丘淵之及琛吳音不變淵之字思玄吳興烏程人也太祖從高祖北伐留彭城爲冠軍將軍徐州刺史淵之爲長史太祖卽位以舊恩歷顯官侍中都官尚書吳郡太守卒於太常追贈光祿大夫顧覲之字偉仁吳郡吳人也高祖謙字公讓晉平原內史陸機姊夫祖崇大司農父黃老司徒左西掾覲之初爲郡主簿謝朓爲荊州以爲南蠻功曹仍爲寧南軍參

軍晦愛其雅素深相知待王弘辟爲揚州主簿仍爲弘
衛軍參軍鹽官令衡陽王義季右軍主簿尚書都官郎
護軍司馬時大將軍彭城王義康秉權殷劉之隙已著
覲之不欲與殷景仁久接事乃辭脚疾自免歸在家每
夜常於牀上行脚家人竊異之而莫曉其意後義康徙
朝廷多以異同受禍復爲東遷山陰令山陰民戶三萬
海內劇邑前後官長晝夜不得休事猶不舉覲之理
以約縣用無事晝日垂簾門階閑寂自宋世爲山陰
簡而績脩莫能尚也還爲揚州治中從事史廣陵王
廬陵王紹北中郎左司馬揚州別駕從事史尚書吏部

郎嘗於太祖坐論江左人物言及顧榮袁淑謂覲之曰
卿南人性懦豈作賊覲之正色曰卿乃復以忠義笑人
淑有愧色元凶弒立朝士無不移任唯覲之不徙官世
祖卽位遷御史中丞孝建元年出爲義陽王昶東中郎
長史寧朔將軍行會稽郡事尋徵爲右衛將軍領本邑
中正明年出爲湘州刺史善於莅民治甚有績大明元
年徵守度支尚書領本州中正二年轉吏部尚書四年
致仕不許時沛郡相縣唐賜往比邨朱起母彭家飲酒
還因得病吐蠱蟲十餘枚臨死語妻張死後剗腹出病
後張手自破視五藏悉糜碎郡縣以張忍行剗剖賜子

副又不禁駐事起赦前法不能決律傷死人四歲刑妻傷夫五歲刑子不孝父母棄市並非科例三公郎劉思議賜妻痛往遵言兒識謝及理考事原心非存忍害謂宜哀矜覲之議曰法移路尸猶爲不道況在妻子而忍行凡人所不行不宜曲通小情當以大理爲斷謂副爲不孝張同不道詔如覲之議加左軍將軍出爲吳郡太守八年復爲吏部尚書加給事中未拜欲以爲會稽不果還爲吳郡太守幸臣戴法興權傾人主而覲之未嘗降意左光祿大夫蔡興宗與覲之善嫌其風節過峻覲之曰辛毗有云孫劉不過使吾不爲三公耳及世祖晏駕法興遂以覲之爲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太宗泰始初四方同反覲之家尋陽尋陽王子房加以位號覲之不受曰禮年六十不服戎以其筋力衰謝非復軍旅之日況年將八十殘生無幾守盡家門不敢聞命孔覲等不能奪時普天叛逆莫或自免唯覲之心迹清全獨無所與太宗甚嘉之東土旣平以爲左將軍吳郡太守加敬騎常侍泰始二年復爲相州刺史常侍將軍如故三年卒時年七十六追贈鎮軍將軍常侍刺史如故諡曰簡子覲之家門雍睦爲州鄉所重五子約緝綽縝緝緝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其責覲之每禁之不能止及

後爲吳郡誘綽曰我常不許汝出責定思貧薄亦不可
居民間與汝交關有幾許不盡及我在郡爲汝督之將
來豈可得凡諸券書皆何在綽大喜悉出諸文券一大
厨與覲之覲之悉焚燒宣語遠近負二郎責皆不須還
凡券書悉燒之矣綽懊歎彌日覲之常謂秉命有定分
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已守道信天任運而闡者不違妄
求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以其意命弟子愿著定
命論其辭曰仲尼云道之將行命也道之將廢命也丘
明又稱天之所支不可壞天之所壞不可支卜商亦曰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孟軻則以不遇魯侯爲辭斯則運
命奇偶生數離合有自來矣馬遷劉向揚雄班固之徒
著書立言咸以爲首世之論者多有不同嘗試申之曰
夫生之資氣清濁異原命之稟數盈虛乖致是以心貌
詭質性運舛殊故有邪正昏明之差修夭榮枯之序皆
理定於萬古之前事徵於千代之外泝神寂鑒一以貫
之至乃卜相末技巫史賤術猶能豫題興亡逆表成敗
禍福指期識照不能徒吉凶素著威衛不能防若夏氓
宅生於帝宮豈蠲殘傷之崇漢臣行貨於天府寧免餒
斃之魂且又善惡之理雖詳而禍福之驗常昧逆順之
體誠分而言凶之効常隱智絡天地猶罹沈牖之災明

照日月必嬰深匡之難增信積德離患於長飢席義枕
仁微禍於促筭何則理運苟其必至聖明其猶病諸况
乃叢迹流惑之徒投心顛蒙之域而欲役慮以揣利害
策情以竿窮通其爲重傷豈不惑甚是以通人君子閑
泰其神沖緩其度不矯俗以延聲不依世以期榮審乎
無假自求多福榮辱脩天夫何爲哉問曰夫書稱惠迪
貽吉易載履信逢祐前哲餘議亦以將迎有會淪塞無
兆宣攝有方天闕無命善游銷魂於深梁工騎燼生於
曠野明珠招駭於閭至蟠木取悅於先容是以罕樂以
陽施長世景惠以陰德遐紀彭寶以繕衛延命盈息以

荒酒促齡陳張稱台鼎之崇嚴辛衍宰司之盛若乃遊
惡蹈凶處逆踐禍宣昭史策易以研正至如神仙所序
天竺所書事雖難徵理未易詰留滯傾光思聞通裁對
日子可謂扶繩而辨循刻而議若乃宣攝有方豈非吉
運所屬將迎有會實亦凶數自挺若夫陽施陰德長世
遐年揆厥所原孰往非命研復來旨讎校往說起予惟
商未識所異資生稟運參差萬殊逆順吉凶理數不一
原夫食椒非養生之術咀劔豈衛性之經命之所延人
肉其骨而含嚙膏粱時或嬰患深澗垂微寵之津空谷
絕探榮之轍運之所集物稊其枯而俯仰竿牘終然離

沮爾乃躋跼橫行曾原窘步湯周延世詡邑絕緒言凶
徵應糾纏若茲畢萬保軀密賤瑣領梁野之言豈不或
妄穀南魯北甘此促生彭翁竇叟將以何術晉平趙敬
淫放已該漢主魏相奚獨傷天同異若斯是非孰正至
如雷濱疑分挫志遠圖棘津陰拱振功高世樊生冲矯
鑄旌善之文華子高抗銘懲非之策皆士衡所云同川
而異歸者也殊塗均致寔繁有徵卽理易推在言可畧
昔兩都全盛六合殷昌霧集貴寵之間雲動權豪之術
鈞買貽談豈唯陳張而已觀夫二子才未越衆而此以
藉榮揮價彼獨擯景淪聲通否之運斷可知矣嚴辛不
安時任命而委罪亮直亦地脉之徒歟若神仙所享顯
明脩習齊彊燕平厥驗未著李覃董芬其効安在喬松
之侶雲飛天居夷列之徒風行水息良由理數懸挺實
乃鍾茲景命天竺遺文星華方策因造前定果報指期
貧豪莫差脩夭無爽有允瑣辭無愆鄙說統而言之孰
往非命冥期前定各從所歸善惡無所矯其趨愚智焉
能殊其理若乃得議其工失蚩其拙操之則慄舍之則
悲斯固染情於近累豈不貽誚於通識問曰清論光心
英辯溢目求諸鄙懷良有未盡若動止皆運險易自天
理定前期靡非闇至玉門犁丘叡識弗免豈非聖愚齊

致仁虐同功昏明之用將何施而可對曰夫聖人懷虛以涵育凝明以洞照惟虛也故無往而不通惟明也故無來而不燭涸海流金弗染溫涼之岨嚴兵猛兇無累爪刃之災忘生而生愈全遺神而神彌暢若玉門犁丘蓋同迹於人故同人有患然而均心於天亦均天無害大賢則體備形器慮盡藏假靜默以居否深拱以違磧皆數在清全故鍾茲妙識是以稟仲尼之道不在奔車之上資伯夷之運不處覆舟之下若乃越難趨險逡巡弗獲履危踐機僂俛從事愚之所司聖亦何爲及中下之流馳心妄動是非舛幹倚伏移貿故北宮意逆而刃

順東門心晦而迹明宣應遺筮而逢吉張松協數而遭禍且智防有紀患累無方爾乃獬狗逐而華子奔腐鼠遺而虞氏滅匣後逸而林木殘積珠亡而池水竭凡厥條流曲難詳備搖形役思其効安徵豈若澡雪靈府洗練神宅据道爲心依德爲慮使迹窮則義斯暢身泰則理兼通豈不美哉何必遺此而取彼問曰夫建極開化樹聲貽則典防之興由來尚矣必乃幽符懸兆冥數指期善惡前徵是非素定名教之道不亦幾乎息哉對曰天生蒸民樹之物則教義所稟豈非冥數何則形氣之具必有待而存顯蒙之倫豈無因而立必假纖紈以安

生藉梁參以延祀資信禮以繕性秉廉義以劾情聖人
聰明深懿履道測化通體天地同情日月仰觀俯察撫
運裁風於是乎昭日星之紀正霜雨之度張雲霞之明
衍風露之渥浮舟翼滯騰駕振幽又乃甄理三才辨綜
五德弘鋪七體之端宣昭八經之緒是以時雍在運羣
方自通抱德煬和全真保性故信食相資代爲唇齒富
教相假遞成輔車今弛棄纖紈損絕梁參必云微生委
命豈不已曉其迷至乎湮斥廉義屏黜信禮責以所存
推數遂乃未辨其惑連類若斯垂妄滋甚然則教義之
道生運所資寵辱榮枯常由此作斯固命中之一物非
所以爲難也問曰循復前旨旣以理命縣兆生數冥朔
研覆後文又云依杖名教帥循訓範若藉數任天則放
情蕩思拘訓馴範則防慮檢喪函矢殊用矛戈異適雙
美之談豈能兩遂對曰夫性運乖舛心貌詭殊請布末
懷畧言其要若乃吉命所鍾縱情蹈道訓性而順因心
則靈凶數所挺率由踐逆聞言不信長惡無按此愚智
不移聲訓所遺者也其有見善如不及從諫如順流是
則命待教全運須化立譬以良醫之室病者所存至如
澄神清魂平心實氣無妄之病勿藥有喜所謂縱情蹈
道無假隱括若膏肓之疾長桑不治體府之病陽慶弗

理此則率由踐逆自絕調御至乃趙儲之命宜永須扁
誰而後全齊后之數必延待文摯而後濟亦猶運鍾循
獎彝範所興善惡無主唯運所集而異膏梁方丈沈疾
弗顧瑤碧盈尺阡危弗存夫靜躁之容造次必於是曲
直之性顛沛不可移是以夷惠均聖而異方遵堯齊通
而殊事雖復鉗桎羿皋思服巢許之情捶勒曾史言膺
躄跣之慮不然之事斷可知也必幽符鑿仰冥數修習
雖存陵情其可得乎故運屬波流勢無防慮命微山立
理無放情用殊函矢雙美奚躡談異矛戈兩濟何傷問
曰夫君臣恩深師資義固所以霑榮塗施提飾荷聲故
刳心流腸捐生以亢節火妻灰子藎名以償義若幽期
天兆則明別可遺冥數自賔則感効宜絕豈其然乎對
曰論之所明原本以爲理難之所疑卽末以爲用蓋陰
閉之巧不傳萌漸之調長絕故知妄言賞理古人所難
吾所謂命固以綿絡古今彌貫終始爰及君臣父子師
友夫妻皆天數冥合神運玄至遠乎睽愛離會旣命之
所甄昏爽順戾亦運之所漸爾乃松柳異質薺荼殊性
故疾風知勁草嚴霜識貞木何異忠孝之質資行夙昭
至於刻志酬生題誠復施殉節投命馴義忘已亦由石
雖可毀堅不可銷丹雖可磨赤不可滅因斯而言君臣

師資既幽期自賓心力感効亦冥數天兆夫獨何怪哉
愿字子恭父淵之散騎侍郎愿好學有文辭於世大明
中舉秀才對策稱旨擢為著作佐郎太子舍人早卒
史臣曰孝建啓基西楚放命難連淮濟勢盛江服朱修
之著節漢南劉秀之推鋒萬里並誠載艱一忠惟帝念
而踰峴之鋒戰有獨克出硤之師舟無隻反雖霜霰並
時而計功則異也及定終之命等數相懸蓋由義結
朝故恩有厚薄雖故舊不遺聞之前訓隆名爽實亦無
取焉

宋書卷八十一終

宋書卷八十二

列傳第四十二

梁沈約撰

周朗 沈懷文

周朗字義利汝南安成人也祖文黃門侍郎父淳宋初
貴達官至侍中太常兄嶠尚高祖第四女宣城德公主
二女適建平王宏廬江王禕以貴戚顯官元嘉末為吳
興太守賊劭弒立隨王誕舉義於會稽劭加嶠冠軍將

長江

宋書卷八十二

列傳

軍誕傲又至嶠素懼怯回惑不知所從爲府司馬丘珍
孫所殺朝廷明其本心國婚如故朗少而愛奇雅有風
氣與嶠志趨不同嶠甚疾之初爲南平王鑠冠軍行參
軍太子舍人司徒主簿坐請急不待對除名又爲江夏
王義恭太尉參軍元嘉二十七年春朝議當遣義恭出
鎮彭城爲北討大統朗聞之解職及義恭出鎮府主簿
羊希從行與朗書戲之勸令獻奇進策朗報書曰羊生
足下豈當適使人進哉何卿才之更茂也宅生結意可
復佳耳屬華比綵何更工邪視已反覆慰亦無已觀諸
紙上方審卿復逢知己動以何術而能每降恩明豈不
爲足下欣邪然更憂不知卿死所處耳夫匈奴之不誅
有日皇居之亡辱舊矣天下孰不憤心悲腸以忿胡人
之患靡衣媮食以望國家之師自智士鉗口雄人蓄氣
不得議圖邊之事者良淹歲紀今天子以炎軒之德冢
輔以姬呂之賢故赫然發怒將以匈奴纍旗惻然動仁
欲使餘氓被惠及取士之令朝發宰士暮登英豪調兵
之詔夕行主公旦升雄俊延賢人者固非一日況復加
此焉夫天下之士砥行磨名欲不辱其志氣選奇蓄異
將進善於所天非但有建國之謀不及安民之論不與
至反以孝潔生議於鄉曲忠烈起謗於君察身不經王

臣之籙名不廁通人之班顛倒國門湮銷丘里者自數十年以往豈一人哉若吾身無他伎而出值明君變官望主歲增恩賞竟不能柔心飾帶取重左右校於向士則榮已多料於今職則笑亦廣而足下方復廣吾以馳志之時求予以安邊之術何足下不知言也若以賢未登則今之登賢如此以才應進則吾之非才若是豈可欲以殞海之鬢望鼓鱗於豎鱗之肆墜風之羽覲振鬪於軒翬之間其不能俱陪淶水並負青天可無待於明見若乃闕奇謀深智之術無悅主狎俗之能亦不可復稍爲卿說但觀以上國再毀之臣望府一逐之吏當復是天下才否此皆足下所親知吾雖疲冗亦嘗聽君子之餘論豈敢忘之凡士之置身有三耳一則雲戶岫寢樂危桂榮林芝浮霜翦松沈雪憐肌蓄髓寶氣愛蒐非但土石侯卿腐鳩梁錦實迺竚意天后睨目羽人次則刳心掃智剖命驅生橫議於雲臺之下切辭於宣室之上衍王德而批民憲進貞白而軌姦猜委玉入而齊聲禮揭金出而烹勅寇使車軌一風同道共德令功日濟而已無跡道日富而君難名致諸侯斂手天子改觀其末則饜給而出望旃而入結寃兩宮之下鼓袖六王之間俛眉脅肩言天下之道德瞋目扼腕陳從橫於四海

理有泰則止而進調覺迂則反而還閑居違宮交造頤
罷捐慕遺憂夷毀銷譽呼嗚以補其氣繕爵以輔其生
凡此三者皆志士仁人之所行非吾之所能也若吾幸
病不及死役不至身蓬藜既滿方杜長者之轍穀稼是
諮自絕世豪之顧塵生牀惟苔積塔月又檐中山木時
華月深池上海草歲榮日蔓且室間軒左幸有陳書十
篋席隅奧右頗得宿酒數壺按絃拭徽讎方校石時復
陳局露初奠爵星晚驩然不覺是義軒後也近春田三
頃秋園五畦若此無災山裝可具侯振飲之罷俟封勒
之畢當敬觀邠鄴肅尋伊邠傍眺燕隴邪履遼衛覲我

周之軫迹弔他賢之憂天當其少涉未休此欲但理實
詭固物好交加或徵勢而笑其言或觀謀而害其意夫
楊朱以此猶見嗤於梁人況才減楊子之器物甚魏君
之意者哉若如漢宗之言李廣此固許天下之有才又
知天下之時非也豈若黨巷閭里之間忌見貞士之遭
遇便謂是臧獲庸人之徒耳士固願呈心於其主露奇
於所歸卿相末事也若廣者何用侯爲至廼復有致謁
於爲亂之日被訕於害正之徒心奇而無由露事直而
變爲枉豈不痛哉豈不痛哉若是下可謂寇負日月籍
踐淵海心支身首無不通照今復出入燕河交關姬衛

整笏振豪已議於帷筵之上提鞭鳴劍復呵於軍場之間身超每深恩之所集心動必明主之所亮可不直議正身輔人君之過誤明目張膽謀軍家之得失操志勇之將薦俊正之士此廼足下之所以報也不爾便擐甲備戈徘徊左右衛君王之身當馬首之鏑關必固之壘交死進之戰使身分而主豫寇滅而兵全此亦報之次也如是則繫匈奴於北闕無日矣亡但默默窺寵而坐謂子有心敢書薄意朗之辭意個儻類皆如此復起爲通直郎世祖卽位除建平王宏中軍錄事參軍時普責百官讜言朗上書曰昔仲尼有言治天下若寘諸掌豈徒言哉方策之政息舉在人蓋當世之君不爲之耳况乃運鍾澆暮世膺亂餘重以宮廟遭不更之酷江服被未有之痛千里連死萬井共泣而秦漢餘教尚行於今魏晉遺謬猶布於民是而望國安於今化崇於古卻行及前之言積薪待然之譬臣不知所以方然陛下旣基之以孝又申之以仁民所疾苦敢不略薦凡治者何哉爲教而已今教衰已久民不知則又隨以刑逐之豈爲政之道歟欲爲教者宜二十五家選一長百家置一師男子十三至十七皆令學經十八至二十盡使脩武訓以書記圖律忠孝仁義之禮廉讓勳恭之則授以兵經

先書卷八十二 五
戰略軍部舟騎之容稅疆擊刺之法官長皆月至學所
以課其能習經者五年有立則言之司徒用武者三年
善藝亦升之司馬若七年而經不明五年而勇不達則
更求其言政置謀迹其心術行履復不足取者雖公卿
子孫長歸農畝終身不得爲吏其國學則宜詳考古數
部定子史令書不煩行習無糜力凡學雖凶荒不宜廢
也農桑者實民之命爲國之本有子不足則禮節不興
若重之宜罷金錢以穀帛爲賞罰然愚民不達其權議
者好增其異凡自淮以北萬匹爲市從江以南千斛爲
貨亦不患其難也今且聽市至千錢以還者用錢餘皆

用絹布及米其不中度者坐之如此則墾田自廣民資
必繁盜鑄者罷人死必息又田非膠水皆播麥菽地堪
滋養悉藝紵麻蔭巷綠藩必樹桑柘列庭接宇唯植竹
栗若此令旣行而善其事者庶民則敘之以爵有司亦
從而加賞若田在草間木物不植則撻之而伐其餘樹
在所以次坐之又取稅之法宜計人爲輸不應以貨云
何使富者不盡貧者不蠲乃令桑長一尺圍以爲價田
進一畝度以爲錢屋不得瓦皆青質實民以此樹不敢
種土畏妄墾棟茨掾露不敢加泥豈有剝善害民禁云
惡食若此苦者方今若重斯農則宜務削茲法凡爲國

不患威之不立患恩之不下不患土之不廣患民之不
育自華夷爭殺戎夏競威破國則積屍竟邑屠將則覆
軍滿野海內遺生蓋不餘半重以急政嚴刑天災歲疫
貧者但供吏死者弗望薤鰥居有不顧娶生子每不敢
舉又戍淹徭久妻老嗣絕及姪奔所孕皆復不收是殺
人之日有數途生人之歲無一理不知復百年間將盡
以草木爲世邪此最是驚心悲魂慟哭太息者法雖有
禁殺子之科設蚤娶之令然觸刑罪恐悼痛而爲之豈
不有酷甚處邪今宜家寬其役畧減其稅女子十五不
嫁家人坐之特雉可以聘妻妻大布可以事舅姑若行
足而行則有司加糾凡宮中文隸必擇不復字者庶家
內役皆令各有所配要使天下不得有終獨之生無子
之老所謂十年存育十年教訓如此則二十年間長戶
勝兵必數倍矣又亡者亂郊饑人盈匄皆是不爲其存
計而任之遷流故饑寒一至慈母不能保其子欲其不
爲寇盜豈可得邪旣御之使然復止之以殺彼於有司
何酷至是且草樹旣死皮葉皆枯是其梁肉盡矣冰霜
已厚苦蓋難資是其衣裘敗矣比至陽春生其餘幾今
自江以南在所皆穰有食之處須官與役宜募遠近能
食五十口一年者賞爵一級不過千家故近食十萬口

矣使其受食者悉令就佃淮南多其長帥給其糧種凡
公私遊手歲發佐農令堤湖盡脩原陸並起仍量家立
社計地設閭檢其出入督其游惰須待大熟可移之復
舊淮以北悉使南過江東旅客盡令西歸故毒之在體
必割其緩處函渭靈區闢爲荒密伊洛神基蔚成茂草
豈可不懷歎歷下泗間何足獨戀議者必以爲胡衰不
足避而不知我之病甚於胡矣若謂民之旣徙狄必就
之若其來從我之願也胡若能來必非其種不過山東
雜漢則是國家由來所欲覆育旣華得坐實戎空自遠
其爲來利固善也今空守孤城徒費財役亦行見淮北
必非境服有矣不亦重辱喪哉使虜但發輕騎三千更
互出入春來犯麥秋至侵禾水陸漕輸居然復絕於賊
不勞而邊已困不至二年卒散民盡可躡足而待也設
使胡滅則中州必有興者決不能有奉土地率民人以
歸國家矣誠如此則徐齊終逼亦不可守且夫戰守之
法當恃人之不敢攻頃年兵之所以敗皆反此也今人
知不以羊追狼蟹捕鼠而令重車弱卒與肥馬悍胡相
逐其不能濟固宜矣漢之中年能事胡者以馬多也胡
之後服漢者亦以馬少也旣兵不可去車騎應蓄今宜
募天下使養馬一匹者蠲一人役三疋者除一人爲吏

自此以進階賞有差邊亭微驛一無發動又將者將求其死也自能執干戈幸而不亡筋力盡於戎役其於望上者固已深矣重有澄風掃霧之懃驅波滌塵之力此所自矜尤復爲甚近所功賞人知其濃然似頗謬虛實怨怒寔衆垂臂而反脣者往往爲部耦語而呼望者處處成羣凡武人意氣特易崩沮設一旦有變則向之怨者爲敵也今宜國財與之共竭府粟與之同罄去者應遣濃加寵爵發所在祿之將秩未充餘費宜闕他事負輦長不應與唯可教以蒐狩之禮習以鉦鼓之節若以勇以進務黜其身老至而罷賞延於嗣又緣淮城壘皆宜興復使烽鼓相達兵食相連若邊民請師皆宜莫許遠夷貢至止於報荅語以國家之未暇示以何事而非君須內教旣立徐料寇形辦騎卒四十萬而國中不擾取穀支二十歲而遠邑不驚然後越淮窮河跨隴出漠亦何適而不可又教之不敦一至於此是今士大夫以下父母在而兄弟異計十家而七矣庶人父子殊產亦八家而五矣凡甚者乃危亡不相知飢寒不相卹又嫉謗讒害其間不可稱數宜明其禁以革其風先有善於家者卽務其賞自今不改則沒其財又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以其哀並喪出故制同外興日久均痛故愈遲齊

宋書卷八十二 列傳 九
典漢氏節其臣則可矣薄其子則亂也云何使衰苴之
容盡鳴號之音息夫佩玉啓旒深情弗忍冕珠視朝不
亦甚乎凡法有變於古而刻於情則莫能順焉至乎敗
於禮而安於身必遽而奉之何乃厚於惡薄於善歟今
陛下以大孝始基宜反斯謬且朝享臨御當近自身始
妃主典制宜漸加矯正凡舉天下以奉一君何患不給
或帝有集皂之陋后有帛布之鄙亦無取焉且一體炫
金不及伯兩一歲美衣不過數襲而必收寶連積集服
累笥目豈常視身未時親是爲積寶笥箸衣空散國
家之財徒奔天下之貨而主以此怡寵妃以此傲家是

何糜蠹之劇惑鄙之甚逮至婢豎皆無定科一婢之身
重婢以使一豎之家列豎以役瓦金皮繡漿酒藿肉者
故不可稱紀至有列駟以遊遨飾兵以驅叱不亦重甚
哉若禁行賜薄不容致此且細作始拜以爲儉節而市
造華怪卽傳於民如此則遷也非罷也凡天下得治者
以實而治天下者常虛民之耳目既不可誑治之盈耗
立亦隨之故凡厥庶民制度日侈商販之室飾等王侯
傭賣之身製均妃后凡一袖之大足斷爲兩一裙之長
可分爲二見車馬不辨貴賤視冠服不知尊卑尚方今
造一物小民明已睥睨官中朝制一衣庶家晚已裁學

侈麗之原實先宮闈又妃主所賜不限高卑自今以去
宜為節目金魄翠玉錦繡縠羅奇色異章小民既不得
服在上亦不得賜若工人復造奇伎淫器則皆焚之而
重其罪又置官者將以燮天平氣贊地成功防姦御難
治煩理劇使官稱事立人稱官置無空樹散位繁進冗
人今高卑實大小反稱名之不定是謂官邪而世廢
姬公之制俗傳秦人之法惡明君之典好闇主之事其
憎聖愛愚何其甚矣今則宜先省事從而并官置位以
周典為式變名以適時為用秦漢末制何足取也當使
德厚者位尊位尊者祿重能薄者官賤官賤者秩輕纓
冕綬佩稱官以服車騎容衛當職以施又寄土州郡宜
通廢罷舊地民戶應更置立豈吳邦而有徐邑揚境而
宅兗民上肴辰紀下亂畿甸其地如朱方者不宜置州
土如江都者應更建邑又民少者易理君近者易歸凡
吏皆宜每詳其能每厚其秩為縣不得復用恩家之益
為郡不得復選勢族之老又王侯識未堪務不應彊仕
須合冠而啓封能政而議爵且帝子未官人誰謂賤但
宜詳置賓友選擇正人亦何必列長史參軍別駕從事
然後為貴哉又世有先後業有難易明帝能令其兒不
匹光武之子馬貴人能使其家不比陰后之族盛矣哉

此於後世不可忘也至當輿抑碎首之忿陛殿延辟戟之威此亦復不可忘也內外之政實不可雜若妃主為人請官者其人宜終身不得為官若請罪者亦終身不得赦罪凡天下所須者才而才誠難知也有深居而言寡則蘊學而無由知有卑處而事隔則懷奇而無由進或復見忌於親故或亦遭讒於貴黨其欲致車右而動御席語天下而辯治亂焉可得哉漫言舉賢則斯人固未得矣宜使世之所稱通經達史辨詞精數吏能將謀偏術小道者使獵纓危鄴博求其用制內外與官之官遠近及仕之類令各以所能而造其室降情以誘之卑

身以安之然後察其擢脣吻樹頰骸動精神發意氣語之所至意之所執不過數四間不亦盡可知哉若忠孝廉清之比彊正惇柔之倫難以檢格立不可須臾定宜使鄉部求其行守宰察其能竟皆見之於選貴呈之於相主然後處其職宜定其位用如此故應愚鄙盡捐賢明悉舉矣又俗好以毀沈人不知察其所以致毀以譽進人不知測其所以致譽毀徒皆鄙則宜擢其毀者譽黨悉庸則宜退其譽者如此則毀譽不妄善惡分矣又既謂之才則不宜以階級限不應以年齒齊凡貴者好疑人少不知其少於人矣老者亦輕人少不知其不及

少矣自釋氏流教其來有源淵檢精測固非深矣舒引
容潤既亦廣矣然習慧者日替其脩束誠者月繁其過
遂至糜散錦帛侈飾車從復假粗醫術託雜卜數延妹
滿室置酒浹堂寄夫託妻者不無殺子乞兒者繼有而
猶倚靈假像背親傲君歎費疾老震損宮邑是乃外刑
之所不容戮內教之所不悔罪而橫天地之間莫不糾
察人不得然豈其鬼歟今宜申嚴佛律禪重國令其疵
惡顯著者悉皆能遣除則隨其藝行各爲之條使禪義
經誦人能其一食不過蔬衣不出布若應更度者則令
先習義行本其神心必能草腐人天竦精以往者雖侯
王家子亦不宜拘凡鬼道惑衆妖巫破俗觸木而言怪
者不可數寓采而稱神者非可筭其原本是亂男女合
飲食因之而以祈祝從之而以報請是亂不誅爲害未
息凡一苑始立一神初興淫風輒以之而甚今脩隄以
址置園百里峻山以右居靈十房糜財敗俗其可稱限
又針藥之術世寡復脩診脉之伎人鮮能達民因是益
徵於鬼遂棄於醫重令耗惑不反死天復半今大醫宜
男女習教在所應遣吏受業如此故當愈於媚神之愚
微正湊理之敝矣凡無世不有言事未時不有令下然
而升平不至昏危是繼何哉蓋設令之本非實也又病

言不出於謀臣事不便於貴黨輕者抵訾呵駭重者死
壓窮擯故西京有方調之誅東郡有黨錮之戮陛下若
欲申常令循末典則羣臣在焉若欲改舊章興王道則
微臣存矣敢昧死以陳唯陛下察之書奏忤旨自解去
職又除太子中舍人出爲廬陵內史郡後荒蕪頻有野
獸母薛氏欲見獵貍乃合圍縱火令母觀之火逸燒郡
廨朗悉以秩米起屋償所燒之限稱疾去官遂爲州司
所糾還都謝世祖曰州司舉臣愆失多有不允臣在郡
虎三食人蟲鼠犯稼以此二事上負陛下上變色曰州
司不允或可有之蟲虎之災寧關卿小物朗尋丁母艱

有孝性每哭必慟其餘頗不依居喪常節大明四年上
使有司奏其居喪無禮請加收治詔曰朗悖禮利口宜
令翦戮微物不足亂典刑特鑠付邊郡於是傳送寧州
於道殺之時年三十六子仁昭順帝昇明末爲南海太
守

沈懷文字思明吳興武康人也祖寂晉光祿勳父宣新
安太守懷文少好玄理善爲文章嘗爲楚昭王二妃詩
見齋於世初州辟從事轉西曹江夏王義恭司空行參
軍隨府轉司徒參軍事東閣祭酒丁父憂新安郡送故
豐厚奉終禮畢餘悉班之親戚一無所留太祖聞而嘉

之賜奴婢六人服闋除尚書殿中郎隱士雷次宗被徵居鍾山後南還廬岳何尚之設祖道文義之士畢集為連句許懷文所作尤美辭高一座以公事例免同輩皆失官懷文乃獨留隨王誕鎮襄陽出為後軍主簿與諮議參軍謝莊共掌辭令領義成太守元嘉二十八年誕當為廣州欲以懷文為南府記室先除通直郎懷文固辭南行上不悅弟懷遠納東陽公主養女王鸚鵡為妾元凶行巫蠱鸚鵡預之事泄懷文因此失調為治書侍御史元凶弒立以為中書侍郎世祖入討劭呼之使作符檄懷文固辭劭大怒投筆於地曰當今艱難卿欲避

事邪旨色甚切值殷沖在坐申救得免託疾落馬間行奔新亭以為竟陵王誕衛軍記室參軍新興太守又為誕驃騎錄事參軍淮南太守時國哀未釋誕欲起內齊懷文以為不可乃止尋轉揚州治中從事史時議省錄尚書懷文以為非宜上議曰昔天官正紀六典序職載師掌均七府成務所以翼乎辰衡經營邦極故總屬之原箸夫官典和統之要昭于國言夏因虞禮有深冢司之則周承殷法無損掌邦之儀用乃調佐王均緝亮帝度而式憲之軌弘正漢庭述章之範崇明魏室雖條錄之名立稱於中代總釐之實不愆於自古比代相沿歷

朝罔貳及乎會以事變級以時改皆興替之道無害國
章八統元任廢或省葦按台輔之職三曰禮典以和邦
國以統百官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鄭康成云
冢宰之於庶僚無所不總也考于茲義備於典文詳古
準今不宜虛廢不從遷別駕從事史江夏王義恭遷西
陽王子尚爲揚州居職如故時熒惑守南斗上乃廢西
州舊館使子尚移居東城以厭之懷文曰天道示變宜
應之以德今雖空西州恐無益也不從而州竟廢矣大
明二年遷尚書吏部郎時朝議欲依古制置王畿揚州
移治會稽猶以星變故也懷文曰周制封畿漢置司隸

各因時宜非存相反安民寧國其揆一也苟民心所安
天亦從之未必改今追古乃致平壹神州舊壤歷代相
承異於邊州或罷或置旣物情不說容虧化本又不從
三年子尚移鎮會稽遷撫軍長史行府州事時囚繫甚
多動經年月懷文到任訊五郡九百三十六獄衆咸稱
平入爲侍中寵待隆密將以爲會稽其事不行竟陵王
誕據廣陵反及城陷士庶皆羸身轆面然後加刑聚所
殺人首於石頭南岸謂之髑髏山懷文陳其不可上不
納揚州移會稽上忿浙江東人情不和欲貶其勞祿唯
西州舊人不改懷文曰揚州徙治旣乖民情一州兩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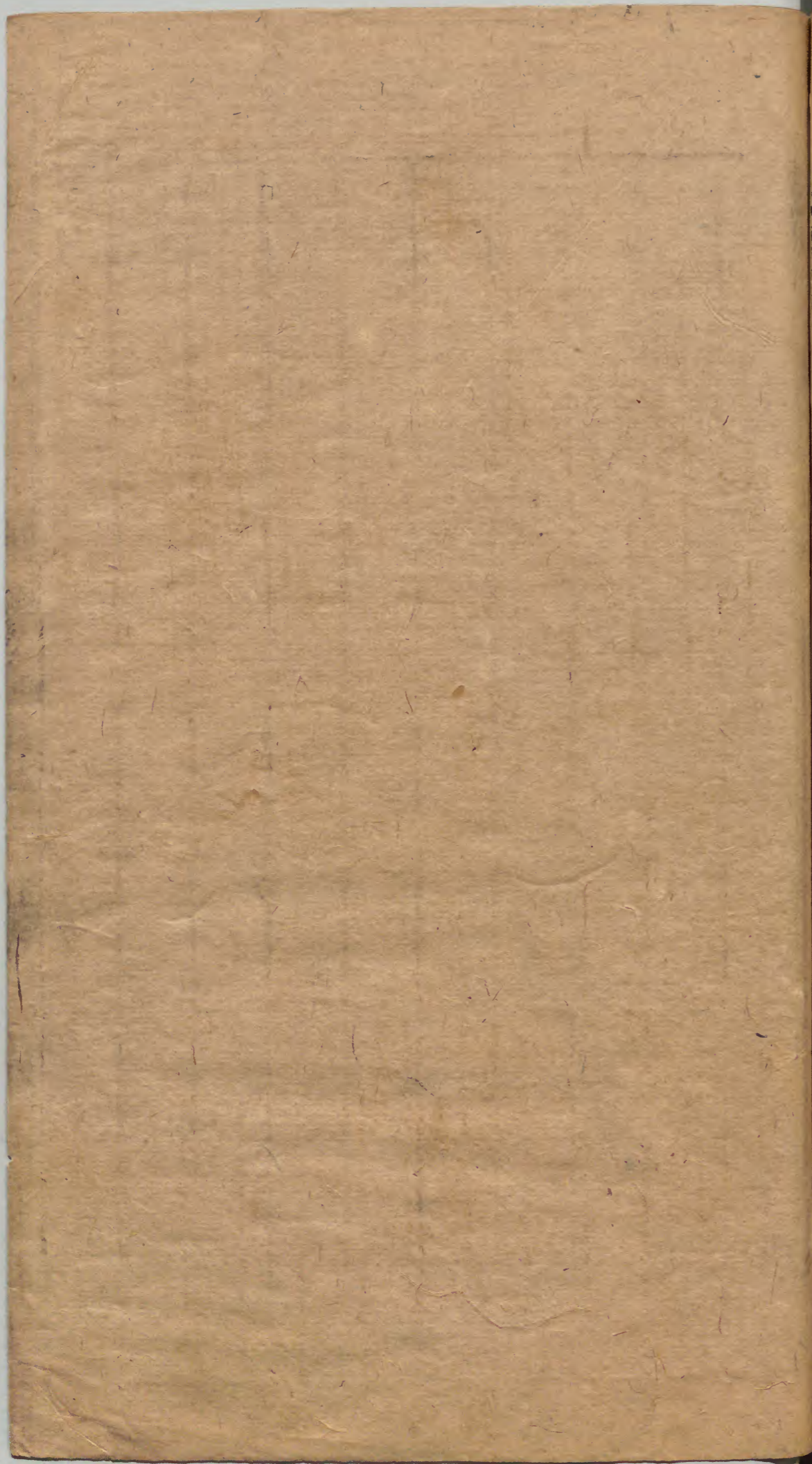
允失大體臣謂不宜有異上又不從懷文與顏竣周勃
素善竣以失旨見誅朗亦以忤意得罪上謂懷文曰竣
若知我殺之亦當不敢如此懷文默然嘗以歲夕與謝
莊王景文顏師伯被敕入省未及進景文因言次稱竣
朗人才之美懷文與相調和師伯後因語次白上敘景
文等此言懷文屢經犯忤至此上倍不說上又壞諸郡
士族以充將吏並不服役至悉逃亡加以嚴制不能禁
乃改用軍法得便斬之莫不奔竄山湖聚爲盜賊懷文
又以爲言齋庫上絹年調鉅萬匹絹亦稱此期限嚴竣
民間買絹一匹至二三千一兩亦三四百貧者賣妻

見甚者或自縊死懷文具陳民困由是綿絹薄有所減
俄復舊子尚諸皇子皆置邸舍逐什一之利爲患徧天
下懷文又言之曰列肆販賣古人所非故卜式明不用
之由弘羊受致旱之責若以用度不充頓止爲難者故
宜量加減省不聽孝建以來抑黜諸弟廣陵平後復欲
更峻其科懷文曰漢明不使其子比光武之子前史以
爲美談陛下旣明管蔡之誅願崇唐衛之寄及海陵王
休茂誅欲遂前議太宰江夏王義恭探得密旨先發議
端懷文固謂不可由是得息時游幸無度太后及六宮
常乘副車在後懷文與王景文每陳不宜亟出後同從

坐松樹下風雨甚驟景文曰卿可以言矣懷文曰獨言無係宜相與陳之江智淵臥草側亦謂言之爲善俄而被召俱入雉場懷文曰風雨如此非聖躬所宜冒景文又曰懷文所啓宜從智淵未及有言上方注弩作色曰卿欲效顏竣邪何以恒知人事又曰顏竣小子恨不得鞭其面上每宴集在坐者咸令沈醉懷文素不飲酒又不好戲調上謂故欲異已謝莊嘗誠懷文曰卿每與人異亦何可久懷文曰吾少來如此豈可一朝而變非欲異物性所得耳五年乃出爲晉安王子勛征虜長史廣陵太守明年坐朝正事畢被遣遷北以女病求申臨辭又乞停三日訖猶不去爲有司所糾免官禁錮十年既被免買宅欲還東上大怒收付廷尉賜死時年五十四三子淡淵冲弟懷遠爲始興王濬征北長流參軍深見親待坐納王鸚鵡爲妾世祖徙之廣州使廣州刺史宗慤於南殺之會南郡王義宣反懷遠頗閑文筆慤起義使造檄書并銜命至始興與始興相沈法系論起義事事平慤具爲陳請由此見原終世祖世不得還懷文雖親要屢請終不許前廢帝世流徙者並聽歸本官至大康令撰南越志及懷文文集並傳於世

史臣曰昔婁敬戍卒委輅而遷帝都馮唐老賤片詞以

悟明主素無王公卿士之貴非有積譽取信之資徒以
一言合旨仰感萬乘自此山壑草萊之人布衣韋帶之
士莫不踵闕縣書煙霏霧集自漢至魏此風未爽暨于
晉氏浮僞成俗人懷獨善仕貴遺務降及宋祖思反前
失雖革薄捐華抑揚名教而闕聰之路未啓采言之制
不弘至於賤隸卑臣義合朝筭徒以事非已出知允莫
從昔之開之若彼今之塞之若此非爲徐樂嚴安偏富
漢世東方主父獨闕宋時蓋由用與不用也徒置乞言
之旨空下不諱之令慕古飾情義非側席文士因斯各
存炫藻周朗辯博之言多切治要而意在摘詞文實符
主文詞之爲累一至此乎



漢書卷之五十二

列傳

十九

